燈海人

第四卷 第二期

佛教文學下輯

民國六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刊叢書

菩提草 悅西法師著

本書有佛學論文，有雜感小品，莊諧並雜誠百讀不厭之佳作也。定價肆角

石火集 竹摩 通一 法師合作

本集集二師近年詩稿，寫景言情，各有其獨到處不可不讀也。道林紙印 每冊三角

靜賢全集 靜賢法師作

本集有論文，詩歌，小說，信扎，雜文，作品頗有曼殊風味。定價肆角

海萍詩集 通一法師編

本集共收僧伽居士廿餘家作品各有特殊作風，亟宜一讀。 道林紙印 定價二角

名山遊記 何張蓮覺作

本書可作佛教文學讀本讀，亦可作佛教史地研究。

道林紙本 每冊三角 報紙印本 每冊貳角

南詢集

本集集嶺東佛學院第一屆畢業論而成。

每冊陸角

以上六種合購，減收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全國佛教徒 不可不看

佛教日報

消息靈通

特印刷精良

色言論公正

銷路最大

（介紹定閱 功德無量）

全年定價五元

社址：上海新疆路和民坊五號

人海燈　第四卷第二期

目錄

社言：駁黃質夫之和尚與世無爭　覺成

佛教與詩漫論　竹摩

文學和佛教文學　化莊

——佛教文學下輯——

佛教文學上的徹底描寫（山邊習學）　萬泉譯

佛教文學提倡上的幾點困難（岡本カの子）　祇林譯

也是佛教文學　隆耀

文藝

馬王夜　通一

佛說阿彌陀經性德義疏序　先癡

雜文

試車　芝峯

靜鄉　蠖子

幾封通訊　林茂青

一月佛教　陳靜濤等

記者

駁黃質夫之和尚與世無爭

覺成

江蘇省立棲霞鄉村師範學校屢次侵佔鄰近棲霞寺底山頭和平地，該寺爲了保衛產權起見，不得不出而與之據理力爭，該校長黃質夫氏以理屈詞窮，在無言可辯之際，竟涎皮賴臉地帶了奸猾的口吻向我們說：和尚不是「與世無爭」的嗎？爲什末你們也是這樣的難纏？這眞使我們够氣啦！原來他拿我們當做任人蹂躪宰割而無力回手抵抗的懦弱者一樣的看待的。是的，我們出家人應該「與世無爭」；然而，我們老祖遺留下來的財產不是聽憑外人任意掠取的啊！筆者爲了要使一般虎視我們教產的野心勃勃的侵略者明瞭我們「與世無爭」的眞理起見，在這兒將我們「與世無爭」的意義作一個簡略說明：

「與世無爭」，誠然是我們佛教徒底本分，因爲無論什末大小的事件，既然涉及到一個「爭」字，裏面便含有多量的貪欲成分；貪居六種根本煩惱之首，是障道的大因緣，所以世界上所有的聲色貨利我們修道者都無貪取之意，這，正表示着我們主義的偉大人格的高尚！

假使，人類的操持都能够和我們一樣淸白，我相信世界上決定不會有爲權利而興師戰爭的慘禍發生的！現在世界之所以不能和平，國家之所以不得安寧的原因，歸納起來說：只是一個「爭」字作祟而已；如果人類都能把「爭」字捨棄，那末「世界和平」「國家安寧」就在目前！

我們是負有領導人類趨向和平途徑的責任的，所以我們處世都以「與世無爭」爲前提，作用在想藉這種無形的教化與直接間接中引導世界人類走上和平的軌道！我們底所謂「無爭」其反面無疑地就是和平，自居點說：我們是名實相符的促進國家和平的中堅份子，造成世界大同的唯一的使者！現在歐美各國不是在高呼着和平的口號嗎？換言之，他們所需要的便是「無爭主義」，這足見我們提倡的「無爭主義」已經影響到全球去了。我們希望世界各國都能實施這偉大的主義！——無爭——那末，我們底任務就可以圓成了。

不過，我得向覬覦我們教產的人聲明一下：我們所抱定的「與世無爭」是不去非分地攫奪有主權的一切財產，並不是外來的侵略也不去抵抗的；所以我們一方面在以安分守己的態度去力促和平的實現！另一面便是充實抵抗的原力！萬一碰到野心家的侵吞，我們得向其示威或宣戰，如果到和平宣告絕望的時候。

最後我希望該鄉師黃校長不要違背：國家的發揚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的教育的宗旨！同時，更要重視「國法」擁護「公理」！

編者附語

本刊追悼玉成老人專號定四卷四期出版。已徵集之作者像片下期刊出，未徵齊者，容當陸續徵集刊布之此白。

佛學與詩漫論

竹摩

佛學與詩漫論目次

(一) 緒論——文學的目的與義務——一般的觀念——詩趣。
(二) 感情論——慈悲的懷抱——詩的感化力。
(三) 詩禪論——詩與禪——詩禪論家嚴羽——詩禪詩家蘇東坡。
(四) 題材論——一般的題材——我們的題材——顯示勝義諦——象徵人間苦——素描僧生活。
——吟咏佳山水。
(五) 作法論——聲律與韻的變通——內容與形式——陶潛與白香山——模範的僧詩。
(六) 結論——吟詩與作詩——無條件的條件——詩是力的文學。

一

文學是時代的產物，社會的反映和個性底思想意志的表現。人是不能超時代及離開社會而單獨生存或如機械一樣的無知覺性，所以誰都不免要和文學發生關係；不過有些人會利用文學有些人不會利用文學罷了。原始遊牧時代茹毛飲血的初民，所以野蠻；就因他們不會利用文學來表出他們所欲言的一切，溝通他們的思想；在知識發達的社會裡，人類的精神與物質所以文明，就因其善能利用文學，交換意見，溝通人類的思想。即在這點上，可以知到文學於人類的生命史上自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在人類思潮狂亂的時代，有如許人把文學誤會作「消遣品」，或提倡所謂「低級趣味」；其實文學的產生，自有其最高的目的與義務的。文學最高的目的是什麼？安特列夫(Anqreyv Leoniq.) 說：『文學最高目的，即在消滅人類間一切的階級的隔閡。』文學的義務是什麼？高爾基 (Gorky, Maxim.) 說：『文學的義務是在幫助人類明瞭他們自己，增加他們對於他們自己的信仰，而發展他們對於眞理的渴慕』。那麼，我們正是探求人生眞理的人，我們的目的正是爲着廣播大同平等主義的大乘佛教使消滅了人類間一切的階級的隔閡，我們的義務也正是要把自己所探求到的人生眞理發揚以啓迪人類的智慧，使之由渴慕眞理而徹底悟到人生的眞理，所以在「愛河」過渡的時期，我們自然也需要文學了。

佛教在方便上，本來就需要文學的；佛雖說「不立文學」而有三藏十二部的教典，祖雖說「教外別傳」而有百千數卷的語錄，佛典自印度流傳到中國來，經過歷史上四大譯師——羅什，玄奘，不空，義淨——等的翻譯，其在中國的文學史

上，自有不可掩飾的價值，這在黃懺華教文學一滴中可以概見：

佛法到中國以後，關於翻譯一方面，要算晉唐兩代是最盛的時期，就中就義理說，固然玄奘法師底譯本精確。就文字說，却不能不首推羅什法師的譯本，而靈空尤是其他的特色。像淨名經筆飛墨舞，神妙欲到秋毫；小彌陀經玲瓏嬌小，如洛川神女，羅襪凌波；擺在文學史裡，也要算絕代的佳作。龔定菴底詩說：『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清詞。又聞淨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想尤神馳。』可以想見他的傾倒：首楞伽經於晉唐兩譯之外，自成一派，也很佳妙。

這里所舉的文學教典，已是絕代的佳作；還有許多純用古文藝譯成的經典，若把牠演繹成新文藝，那也是絕代的佳作。沈從文採法苑珠林寫成一部月下小景，不過其中的點滴耳。

從佛學說，「文字般若」居三般若之首，從文入觀而有「觀照般若」，由觀照功成而開發「實相般若」；文字如舟，觀照如駕馭，實相如到彼岸，沒有舟就不能登彼岸，望洋興嘆而已！但因佛教唯一的目的在求證宇宙人生的「實相」眞理，故文字般若的初步工夫就向來爲一般學佛者所忽略而視爲歧途，唾棄不顧；尤其是詩則更所不屑道者。我憶起從前親近的一位法師，他對文字痛加詆毀，因不解吟咏，對詩尤呵爲「打妄語」！墮「割舌地獄」！但有時接着信徒們寄詩偈來讚頌他，又歡喜到了不得，並且躍躍而欲試和；這種矛盾的觀念，正可以代表現在一般泥古佛徒對於詩的觀念。其實何必呢，大罵特呵爲「打妄語」，「墮割舌報」固可不必，即「躍躍欲試」，我想亦不打緊。我認爲祇要坦白地把自己所感想到的那麼老老實實地寫出來，不矯糅造作，不賣弄風情，於己於人有所感悟，不見得就是「破妄語大戒」，「墮割舌地獄」。看見一座高山，就說：『山高天低樹』；看見一座聳塔，就說：『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那的確是詩人的詩，我們不需要模擬，但我們不妨看見高山就還歸牠是高山，看見聳塔就還歸牠是聳塔，那末有什麼要不得的事呢？雖然，這些多是古人隨興之所至流露出來的詩，不可一概而論說他是「打妄語」。嚴羽所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滄浪詩話）只有不懂詩底『興會超妙』的人纔硬要說他是「打妄語」。漁洋詩話亦云：

江文通登香鑪峯詩云：「日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長沙去香鑪峯二千餘重，香鑪峯何緣見之？孟浩然下贛石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府，去贛亦千餘里，順流乘風，即非一日可達。古人詩祇取興會超妙，不似後人章句，但作記里鼓也。

會得個中詩趣，則如李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一類的詩，都可以作如是觀了。要之，詩的打妄語與不打妄語，完全由於主觀作者的心理作用，倘若顧到我們自己的立場，認清我們所要寫的詩是什麼？自然不會胡說八道的瞎打妄語了。寒山

，拾得，貫休，齊己，永明，石屋，憨山，紫柏，楠堂諸大師的詩，發明自性，語妙天然，有情有景，有聲有色，何等超脫？何等機警？使讀者的心有所感動，對人生有所憬悟，同時就能增長讀者的正意與信念；這不是詩歌有陶鑄性情而潛移默化的好處嗎？

二

說到詩底潛移默化的功能，這與佛陀慈悲施教的意旨，極相脗合。佛陀自己證悟之後，對一切未證悟的衆者起了普遍平等的同情憐愍之心，從大悲心源中流露出一切言教，其目的即在引導一切衆生由黑暗之道到光明之路，從醉生夢死到了生脫死；而其所運用的手腕，在諄諄善誘以感化力來引攝之，里見(弓旁)亨所謂：『多情爲佛心』。苦口婆口，教誨不倦，無非運輸其滿懷慈悲底感情來教化難調難伏的衆生而引發他們的理智和掘開他們的寶藏！

詩是一種觀感靈敏的將所感到所想像用美麗或雄壯之字句將剎那間的意象抓住，使人可以傳觀的東西，同時也是頂富於感情的文學。詩家說：『詩是用具體的形象來表現思想和情感的東西』。又說：『一篇詩沒有了感情，即便是沒有骨髓的骷髏，新聞的排句』。可見詩是何等重視感情！故從詩的觀點上說，佛陀實在是一個富於情感的詩人，他一生在山顚水涯的大自然界中所過的生活莫非是詩人的生活。

詩所以重於感情，因沒有感情或感情低劣的詩，不能把作者的精神傳達給讀者而引起同情與共鳴，沒有力量，就沒有價值了。故有意境有情感的美麗的詩，就是文學的結晶——藝術的表現。藝術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結合的手段之一，藝術作品的感情表現得愈深愈高，就愈能引精神上聯結的可能性，這是必然的道理。說到這里，想到我們的使命，是本着佛陀的精神廣播佛陀的慈悲平等主義的眞理於世界人類，聯結全人類的感情使之携手同遊於和平世界；所以也不妨利用詩的感化力來作爲一種宣傳的工具。詩的感化力極大，能在無形中把異樣各色的心拉攏在一起。唐溪詩話云：

唐以前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臥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無問病人，塵埋床下履，風動架頭巾！適有部使經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邀歸隣菴療治之。其後部使者顯貴，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堂，專安養病僧也。

這便是詩的感人之深，能把作者的心與讀者的心打成一片，何祇使一部份人感動而已呢？如蘇東坡因獄中遺子由，『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眼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的兩首詩而得出獄活命。又如南濠詩話云：『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這些都是詩的感人之深。又如山房隨筆云：

靈隱寺主僧元肇，號淮海。寺有松，大數十圍；史相

當軸，遣人伐松；松與月波亭相對，僧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見鶴歸來！

這首詩亦很能寫出作者的心情，唯松倒底斫了沒有，未見下文。然在東谷贅言則說：『某處士隱於山，庭有松一株，三百年物也。縣令立公署欲伐之，士研白書絕句於上曰』云云，前二句與此相同，後二句是：『今夜月明風露冷，誤他雲外鶴來歸』，與此頗有出入。末了則說：『令讀詩，遂止伐』，準知詩雖有異，松是無恙了。

又如東坡的『鈎簾歸乳燕，穴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某帥的『千百年來碗裏羹，怨深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刼，但聽屠門夜半聲』！在字裡行間流動着的感情的力，稍一回味，讀者的印象底明晰與深刻，比你寫一篇洋洋灑灑的「保護動物」的長文的收穫勝過多多了。

在我們佛教徒中，古來的僧詩實在很多很多，而大都其人隱而不名，詩失而不傳了。但比較顯著傳流現在的，如唐代寒山拾得等遊戲三昧中流露出來的作品，完全是直心直語，一片慈悲的熱情的激蕩，故當時也曾家喻戶曉，有口皆碑。清重刻本雍正御製序中劈頭就說：

寒山詩三百餘首拾得詩五十餘首唐閭邱太守寫自寒巖，流傳閻浮提界，或讀或以爲禪語，如摩尼珠，體非一色，處處皆圓，隨人目之所見。朕以爲非俗，非韻，非教，非禪，眞乃古佛直心直語也。

其次，如貫休，齊己，皎然，慧皎，靈一，靈澈等；宋代的中峯，永明，道潛，惠洪，石屋，九僧（希畫，保遜，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等；明清時代的紫柏，憨山，雲棲，藕益，楠堂，雪峯等諸大師的作品，多半是感情的流溢，理性的發明，至若近代八指頭陀和曼殊上人的作品，前者見理抒情之作俱有；後者則極善抒情之作，不過在他的詩裏少有佛教思想的詩，詩人之詩而已。雖然，勿論見理抒情，祇要能表出作者的個性或佛教思想足以感悟人生者，都是有價值的作品，我想。

韓昌黎，歐陽修他們，對于禪家教理，鮮所許可，但對禪家能爲詩者，輒津津稱道不置。歐陽修還替釋秘演詩集做了序；這便是詩的潛勢力和感化力來得偉大，能在無形中吸收人的精神而不自知！

三、

詩與禪，是很有親密的關係的。

禪是一種證悟的境界，唯實驗工夫到家親歷其境者方知，正如『寒天飲水，冷暖自知』，無限渺遠的禪意，是任他怎樣也表現不出來的；但有時因行者的禪境太淳熟了，偶爾流溢出一些寓於詩意的偈頌，就會把無限的禪機的消息洩漏了。雖然洩漏了，你若讀起富於詩意的偈頌，還是覺到那含蓄着的無限禪意是無法把牠掘挖出來的。這在歷來禪師的語錄中，都可以見到，那些零零碎碎的語文和偈子，讀起來眞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現在就隨手拈出雪竇禪屑數則來看

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問拾得。曰：恁怎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

明覺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

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兎子懷胎。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玄兎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行持禪師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自得慧暉禪師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炤，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無印大證禪師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剎竿頭上無青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

再抄出高峯語錄幾則來看看

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說到無說時，閒到無閒處，既是無說又無閒，功成果滿還何舉？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桃花亂落如紅雨。

攢花簇錦絕纖塵，一度拈來一度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眉毛鑊裏積山嶽，鼻孔中藏師子兒，南北東西無限意：此心能有幾人知？

綠樹濃陰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蔷薇一院香。

幸然無事鼓風濤，激起洪波萬丈高，直得渾家都浸殺，至今平地浪滔滔！

不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輝，鷺鷥飛入蘆花裏。

颯颯秋風滿院涼，芬芳籬菊半經霜，可憐不遇攀花手，猥積枝頭多少香！？

如上所舉除雪竇禪屑，高峯語錄的頌古，每首裏都有一段「公案」。現在「公案」且不管他，祇覺讀來非禪非詩，是詩是禪，悠然而神往！又如高峯祖師佛涅槃日上堂云：『周行七步猶成跡，槨示雙趺豈易收？微雨灑花千點淚，澹煙籠竹一堆愁』！含意也很深遠。寒山詩云：

高高峯頂上，四顧極無邊。獨立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清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

歌中雖不是禪，而已把禪的消息透露了。

詩和禪，本來兩樣東西，不可同日而語，所以並論者，以神韻之詩，與禪頗相近，古來許多佛徒能詩者。時用智慧

觀照，欣賞自然界的眞善美，尤能消煩滌慮增上深妙底心境，眞是「詩成道亦成」了；所謂「詩禪」，實不外此，離此別有詩禪，則落魔道了。

古來主張詩禪並論，富有禪的思想的僧俗詩人亦很多，而莫如南北宋時爲盛，「詩禪」這個名詞，恐怕就在此時通行了的？聖宋保遥寄宇昭詩有『詩來禪外得』句。文兆贈天桂山听禪老中也有『禪心混沌先，詩思雲霞際』，把禪與詩作對偶。又寄行肇有『詩禪同所尚』句。可見那時，已有不少的詩人在宗尚詩禪了。現在可舉出兩個詩人來作這時代關於「詩禪」的代表：一是詩論家嚴滄浪，一是詩人蘇東坡。歷來論詩的人很多，我以爲莫如嚴滄浪的理論最圓妙了，他最主張「論詩如論禪」。滄浪詩話云：

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大抵禪道唯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在這裡頭，我們知道他主張論詩如論禪的詩，須要『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他反對一般咬文嚼字的『以文字爲詩』，甚至『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他反對；這種一般詩論家不可多得的特出的思想與理論，不消說是受過了禪學的洗禮，自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存在！『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現代何嘗不如此呢？又現代一般詩人詩匠能有幾箇突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籓籬呢？他這種論詩的見解，一直到現在，中間歷代有人推崇。如清何紘度序化機禪師留雲集云：

先儒與浮屠氏遊，每樂道其能詩。或疑禪家戒律，掃卻一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皆以無言爲言，似不宜用意於聲律間；雖然，論律則詩不宜作，論詩則詩亦有律，詩何必廢於禪哉！……

嚴儀卿論詩，專尚妙悟。嘗舉有唐以前諸詩比之五（疑三字之誤）禪。而唐時清晝，雪徹，貫休，齊已輩俱有得於禪者，又無不以詩鳴，是禪家於聲律，同有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妙，不必執亦不必離，烏得謂吟詠陶情便非西來大意而必斤斤然戒之哉？……

雖然滄浪論詩如論禪，專尚妙悟還不過是一種理論；至若東坡，完全脚踏實地做到了。東坡晚年因與常總道潛（參寥子）諸禪師締交受了他們的影響，對於佛教頗能認識，於禪理尤有相當的領悟，故時能在喜笑怒罵中把大乘佛教的思想從美麗的詩句裡表現出來，給予讀者精神上不少的悅怡和憬悟！如題西林壁云：

橫看成嶺側成峯，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眞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如贈東林總長老云：

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無非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　他日何如似舉人？

又如：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來還無別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這三首詩裏，所含的禪味，是何等深遠。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司圖空論詩語）無限隱密的禪理，眞使你難得體會！西人所謂『藝術最大的秘訣就是隱藏藝術』，大抵就在東方吧？在劉仁航編的東坡禪喜集中，每首都富有禪學的思想，眞是一部佛教詩的傑作。張明慈序中云：

太白多仙風，東坡輒富禪味，遠紹 Homer Pindar，近埒 Nash Marlowe Anon Donne 諸詩哲，然皆千古才人，曠世難一遇！

並引劉仁航語云：文學般若，以詩爲最高，而禪又詩之上乘。坡翁爲有史以來詩禪宗師。……

說起佛教徒對詩文的創作，實在可憐得很！因佛教最不注重詩文，故古來雖有許多『詩禪宗師』的高僧，大都亦掩而不名，即使傳名於世的，他的作品也沒東坡那樣的豐富，那樣的站在一般大衆的立場上去寫佛教思想的禪詩，所以劉仁航稱『坡翁爲有史以來詩禪宗師』，也不爲過。但晚年的東坡之所以成其爲思想偉大的人物，就是受了佛教的恩惠，能探得宇宙之秘奧，於人生觀有了澈底了悟，故其精神能在宇宙間獨往獨來，任運自在，履險如夷，處之泰然，『放浪嶺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宋孝宗贈蘇文忠公太師敕中語）何等曠達！杜子皇詠東坡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蚤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龔端咒每誦之，以爲此二十字能說尽東坡一生。然宋人咏東坡云：『東坡謫南嶺，時宰欲殺之，鮑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這與孝宗的話亦相符，纔可以說是能道出東坡的一生。東坡的思想既如此解脫，故不但詩豪邁奔逸，即文章亦曠蕩逸群，飄飄乎而遺世獨立，兩赤壁賦正可以代表他的思想。袁中郎也是頂崇拜東坡的人，他說『後賦平直敘去，有無量光景』勝過前賦。還說：『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其說禪說道理，世諦流布而已。』（見中郎全集隨筆）像坡公這樣『內秘菩薩行，外現居士身，』以文字作佛事，眞不知感悟了多少人喲！

與坡公同時而且很相好的參寥子，他的詩當然也具含禪味。明楊德周序其參寥詩集云『師詩如嗅伊蘭花，道韻悠然！又如入旃檀林，香風時發！固已上登皎然齊己之堂，次躋貫休覺範之室。』古今這類宗尙詩禪的僧俗詩人，實在很多，上文不過大畧舉顯而已。

總之，偈與詩，是頗相契的，禪師的偈，偈中有詩，正如坡公的詩，詩中有禪。楊德周所謂『余近取梵笑，每語方袍善知識：此三要三玄，不離四始六義之微旨；惟是以知詩者知偈，偈乃妙有鉗鎚，亦惟以言偈者言詩，詩乃妙脫窠臼』。（見參寥詩集序，下同，）此等文字，何等可愛！實則我

們在方便上，不離文字，而不執文字，那末曰詩曰偈，言雖有別，理自冥然了。眞是『拈花而笑，開箏而舞，詩與偈，不作殊觀可矣！』

四

詩雖是偶爾的情感流露的東西，要之亦有其種種的背景與目的。曠古以來，不論僧俗的詩家，他寫詩的背景與目的，總不外乎這兩方面：一是反映出一時代一民族的政治，宗教，社會等等的情景；一是表現個性的思想與意志，關於這，就要討論到題材問題了。傅東華說：『在於傳統上，以爲詩的所有事只是表現不是題材，所以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神秘主義，意象主義，印象主義之類，都可以拿詩作主體，唯獨寫實主義是差不多和詩的藝術根本衝突的。其實呢，無論什麼主義都不能完全脫離題材而獨立』。（論詩的題材，見文學）誠然，詩雖然偏於意象的理想主義，而亦未嘗離開寫實的現實主義，如即事詩即景詩一類，何曾不是以寫實的題材。故什麼主義都不能完全脫離題材而獨立，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完全脫離現實，什麼主義都要以現實爲底子，方不落於空理空論。因此，宇宙之大，蒼蠅之細，雖皆可以取爲詩材，然亦不無範圍。這在中國古來，也有人說過，鍾嶸詩品云：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喜會寄詩之親；離群托詩之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暴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

這已把詩的題材輕輕地加以範圍。但在這範圍裡頭心境相觸迸流出來的詩，不是憤世嫉俗，便是吟風弄月，我們固不妨偶爾歌詠一曲，舞之蹈之，而終難免被人嫌爲不大適宜，非足以表現佛教徒的本色。那麼我們寫詩的題材是什麼呢？照我的意思，擬了如下的範圍：

A. 顯示眞如理　眞如妙理，法爾天然，法界性海，重重無盡，不假文學的表顯，詩的暗示，茫茫宇宙，芸芸衆生，其誰能解？其誰與歸？佛也不忍看衆生的理性長期埋滅，苦苦地說了八千餘軸詮理的教典；後者論釋，蔚成大觀。雖然，洋洋灑灑的長文，顯理固深，悟解甚難，往往鮮人閱讀，或讀之不盡卷而棄。故欲接引現代一般避難就易喜簡厭繁的根性，使之與佛教發生關係，倒不如精勁明簡的詩歌偈頌，在文藝的筆鋒之下骨子裡面含蓄着無形的微妙底眞理，使讀者底心嫣然一笑而不自知。讀者既不費時費力，作者亦不費時費力，而具有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把其深微妙的勝義諦理，以美麗的藝術的詩歌表顯出來，或隱隱地暗示。

B. 象徵人間苦　文學與社會是有密切的關係，離了社會根本不需要文學，也好像佛教與人間有密切的關係，離開了人間根本便不需要佛教。唯文學世界各國各有各的文學，

以各各的文學反映各各的民族精神，以及政治社會等等。但這以一國族爲單位，是狹義的文學；佛教是平等普遍沒有種族階級性的觀念，廣義的應該以整個人類舞臺的人間爲單位而落墨，象徵全個人間的苦悶。雖然，我們住在某一個國土裡，亦不妨利用文學來描寫所住之國的社會痛苦，喚醒人心，像杜甫白香山他們那樣地描寫社會，像古德詩僧他們那樣地描寫人間！

C.素描僧生活　我們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老米飯，所過的僧伽生活，自信是很素樸淡泊的，與現在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原則，尤其吻合。儻在富於文藝性的詩句中素描出來，亦能潛移默化，改變現代社會一般奢侈的矯氣，而使之趨於儉樸的風尚，也不是無意義的！但所謂僧生活，亦不專指這種布衣素食的生活，至少可以粗列四種，一寫身世的詩，如八指頭陀與曼殊，寫了很多身世詩。二過着弘法利生的入世生活所寫的詩，現在已大有可觀了，因近來佛徒已改變了從前閉關主義過離群索居生活的風氣，漸與社會接近，所以現在與將來，這類入世的作品，當有更大的可觀。三潔身自守過山居生活所寫的詩，如高僧山居詩的作者，永明大師等，多是描寫山居生活，久處喧鬧塵市的人讀之，必有一番清新的境界。四過雲水生活所寫的行脚詩，如曼殊的詩，多半是寫雲水飄零的生活。如保遲途次望太行山的詩：『盤影遮空黑，愁生入望賒！高來難客路，深去斷人家。翠死寒溪水。香殘別洞花。今宵何處宿？山口日將斜！』這就是寫出日暮行脚生活的情景。正是一例。

D.吟咏佳山水　平常說：『天下名山僧佔多』；事實如此，並非過言。我們所居的道場，多半是綠水青山，明媚可愛，那種秀麗清奇的風景，是素爲一般人所向慕的，猶如唐代山水派詩人王摩詰儲光羲他們那樣精緻的把牠素描出來，於已於人，精神上都有利益的。現在如太虛大師，名山佳水，弘法所至，便自然地產生出許多有情有景，有聲有色的作品。

信筆寫了以上四點，說是我們佛教徒詩材的範圍，似欠妥當；其實呢，我們所要取材的實在也逃不脫這些，能照這些去信口吟來，論理，抒情，寫景，紀事的詩都有了；其他擬古，感懷，送別，寄贈等等的詩也不外乎此了。

現在還引清顧文澄序當湖隱禪上人的禪餘吟稿中一段文，作爲我們應寫怎樣的詩作參考：

> 披函載周，落落寫松臺之韻；合毫振響，淵淵出金石之聲。其言情，則無著天親，同心友誼，鳥鳥如訴，有淚皆鵑；耿耿不忘，我心匪石；宛爾性眞之著，藹乎仁者之言。其寫景，則曉風殘月，柳三變之詞心；遠水平山，倪雲林之畫意。其高曠也，如皓月當天，衆星俱隱；其沈著也，如巨舟引重，浩氣獨行。他如觸景興懷，因文見道，則遠公蓮社，還須詩外賞心，支遁禪機，始信言中有物；固不僅裁雲鏤月，緯綺思於吟壇，波撼氣蒸，縱奇觀於筆陣也。

五.

關於詩的聲律與韻脚，古來就有限定，一直到現在，大

家依然是循規蹈距，千篇一律地寫作。自從經過五四時期文學的通動，在新文藝思潮激蕩洄漩的聲浪中，雖也有人把舊文學的詩壇掀翻，從新文學的詩壇上豎出新詩的旗幟，年來的哩呢喲的新詩，更如雨後的春笋，蓬蓬勃勃；然而舊詩仍舊爲一班新文學家所好，如郁達夫周作人等還是要哼出許多動人的舊式詩。所以我想我們祇要有意義，有作用，不論舊的文言詩，新的白話詩，都可一樣寫作。不過寫新詩時不要過於流俗淺陋，像普通一般作家隨便哼了幾句土話，也算是新詩；寫舊詩時亦不必拳拳服膺斤斤平聲律與韻脚。譬如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設使偶然得到精彩的警句，只因一二字數的平仄不對，就費了一日一月乃至若干長時間去搜腸絞腦，所謂『推敲夜不眠』，那眞够蠢！因爲寫詩原爲快樂的，就是苦悶極了的人所寫的詩他如果能把自己無處申訴底苦悶表現出了時，他那刹那間的心境一定也是很舒暢的，眞如馬太：亞諾爾特Matthew Arnold所謂：『詩的作品，應該見得是人們能由其中獲得快樂的一種表象。當在一件藝術作品所表現的最悲劇的情境面前，我們都纔得快樂的情感仍舊可以維持，極徹底的不幸和極鮮明的痛苦的表象，都不足破壞這種情感，情景愈是悲劇的，快樂也愈深，而情景之悲劇的的程度，是跟它的可怕的程度成比例的』。所以吟詩若是苦吟，反而失了詩的原意了。至於韻脚，除了古韻可通的不說，也不妨變通之像現在的新體詩一樣押「自然的音韻」。芝峯法師也主張這樣，而且已經實行，他曾戲說：『我們住在白湖，我們曾寫詩都聽其自然押韻也好，將來可自成一白湖學派』。實際我們還有無窮的教義待深造，無上的事業猶未做，時間也不容許你那樣去推敲雕琢，即使給你做到抑揚頓挫，唯妙唯肖成了一個「詩匠」而已，與己何干？與人何干！雖然，這種不拘泥聲律與韻脚的主張，亦不自今始，古已有之。如嚴羽云：

近代諸公，……且其所作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在？……。

這就是指出咬文嚼字，呆板押韻的詩只有軀殼，沒有靈魂的弊病。唐僧釋皎然著詩式，在「明作用」中也說詩有特別作用，不爲聲律所拘，如云：

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時時拋鍼擲線，似斷而復續，此爲詩中之仙；拘忌之徒，非可企及矣！

所以，我們寫詩，頂好不拘泥於聲律與韻脚；同時亦不能輕視了而完全放棄形式，因形式與內容是很有關係的，形式是練熟技巧問題，技巧高妙，方能引人入勝，否則內容即使臻到「白雪陽春」，也很難招人注目，不能達到作者的目的，更不能由外形而引人入於內理，寒山拾得二大士的詩，就是少顧到形式，故顯示眞如理，象徵人間苦雖深刻，當時也曾像歌謠一般家喻戶曉盛行於一時，而在現代，對於一般酷愛文藝的人，殊難引之入勝。曾見笑鶯君在自由談上發表一篇論詩的文，他也極力推崇論詩如論禪，而結論則說：『譬如王梵志寒山拾得邵康節的俚語偈詞，雖大富禪機，也未便把

牠認爲無上珍品。糊泥糊塗的玩意兒，應該從最大的區別處肅敬廻避』這就因形式上的缺乏，（其實不是少顧到形式，是因古體詩與近體詩不同，原來不重形式的，不但寒山拾得爲然也）就不能使笑君等一般人認識而鑑賞寒山拾得的內容極高的，反而糊說爲：『糊泥糊塗』。黑格爾說：『古人是在已有形式中存在着』；可見形式也很能代表作者的精神。至於內容，亦須坦白眞樸，言中有物。戴叔倫論詩云：『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劉蛻文冢銘云：『氣如蛟空之水』；嚴羽云：『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姚寬西谿叢話載古琴銘云：『山高谿深，萬籟蕭蕭，古人無踪，惟石焦尾』（山旁）；東坡羅漢堂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施潤章稱王漁澤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在這些論詩的名言裡，都可以反顯出內容臻至上乘的作品是什麼。又如姜白石的詩說云：

> 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字句。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意盡辭不盡，剡谿歸櫂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

在這裏面，也可以及顯得出形式與內容俱臻完善的詩是什麼？哥德(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說：『詩中有兩種』玩藝者」(Dilettanti)一種忽略了不可缺少的機械部分，以爲他只要能夠顯示精神和情感，他就已經盡責了；還有一種僅僅靠機械主義去做成詩，在那當中他已獲得了一個藝匠的敏捷，却沒有靈魂和實質的』。又說：『前者是害了藝術，後者是害了自己。』這兩種「玩藝者」的弊病，換句話說，就是前者是偏於內容，後者是偏於形式；偏於內容，故只有精神和情感，偏於形式，故沒有靈魂和實質。是知詩的內容與形式，不可偏廢。邁爾(MayerRobert)亦說：『原始的預言家的詩中缺乏形式的元素；詩匠的詩中缺乏個性的元素；以詩爲專業者的詩中缺乏眞實的元素；』此語一針見血，可謂深得論詩的三昧。詩對於形式，個性，眞實三元素都要顧到，——眞實，個性，就是詩的內容了。

現在可從我們中國古來的詩壇上，舉出兩類人物來做榜樣：內容應如陶淵明一流人物的骨子精鍊；形式要如白香山一流人物的婦豎能解。

晉陶淵明詩，閒洒，幽恬，冲和，眞樸，清腴，峻潔，豪放，雕逸都有，實爲中國歷史上不可多得的偉大的詩人。朱光潛說：『詩的極境在兼有平易與精鍊之勝，陶潛的表面雖然平易而骨子裡却極精鍊，所以最爲上乘。』(見人間世，論詩的隱與顯）常燕生說，『幽默作品有三乘：無所爲而爲爲上乘的極默，有所爲而爲是中乘的幽默，不知所爲而爲是下乘的幽默；陶潛的作品就是無所爲而爲的上乘幽默。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見論語，論語與我）我以爲在這「無所爲而爲」的裡頭，是含有「無所不爲」的幽

默的。但這不過現代人對他的作品的認詩與批評；而古代也早已有了定評的。愛慕他而受了他的影響的詩人，古來眞多，現在可舉其要者：

A李太白的偉大飄逸處，不無受其影響。

B王維孟浩然儲光羲諸詩人是其尤者。沈德潛論唐人學陶云：『王右丞得其清』，孟山人得其閑遠，儲太樸得其眞樸，韋蘇州得其冲和，柳柳州得其峻潔。』此諸人爲唐代有名山水派詩人，而皆模擬陶潛。

C北宋詩壇上四大權威(歐王蘇黃)之一的蘇東坡，也很慕陶；他還貫了許多時間寫成和陶詩四卷。峴傭說詩云：『陶詩多微至語，東坡學陶，多超脫語，天分不同也。』

D與坡公同時僧道潛，也很愛陶，冷齋夜話云：『道潛性褊，憎凡子如讐，作詩追法淵明。

E南宋愛國詩人陸放翁，宋詩研究中說他的詩的來源，受古人影響最深者，爲陶潛，杜甫，李白，岑參，梅曉臣，而尤以陶潛爲最。如云：『放翁最模擬陶潛，無論潛的爲人和詩，放翁都表示無限的滿意。如讀陶詩：『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退歸亦已晚，飲酒或庶幾。雨餘鉏瓜豐，月下坐釣磯。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陶謝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疎」句，遙(疑還字之誤)許詩家更道不？』(讀陶詩)

下南宋田園詩人范石湖，他的詩自然要受陶的影響，因陶原來年就是隱逸的田園詩人。宋詩研究云『自陶發現了田園詩，替詩的園地闢了一個新描寫境界。但這個素淡而幽恬的境界，却不投功名心重的中國文人的嗜好。有時大家都要題幾句隱逸的詩，以自鳴其高；其實有幾個文人願意老死柴扉的？……。』

我們並不因模擬陶詩的人多而推崇陶詩，實在因陶詩平易兼有精鍊，那種飄然瀟洒的風度，正與我們飄然出塵的氣概相近，所以最適宜玩味陶詩一流的如李白，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岑參，蘇軾，道潛，陸游等的作品。此中王維東坡等作品尤多含佛理，道潛是佛徒更無須說了。

至於杜甫韓愈孟郊賈島等一流人物的詩，描寫社會的痛苦雖很深刻，而多於生澀，奇僻，佶屈聱牙的苦吟。如李白贈給杜甫的詩：『萬苦山前逢杜甫，停車戴笠日卓午；爲問別後太瘦身？只爲當年吟作苦！』爲了吟詩對自己的身體弄得骨瘦如柴，弱不禁風，這實在要不得！又如賈島自謂：『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這樣苦吟之深而帶着哭喪之臉的態度嘔詩，更加要不得！但像孟郊的詩：『食齋腸亦苦，强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亦是極好的作品，故不可一概而論。

現在要說白居易了。白詩的長處，就在作風的流暢，形式的通俗。唐詩研究云：『白居易詩最大的成功，簡單說起來，便是一方面掃除中唐詩漸趨典雅的風格，而用白話作詩。一方面又打破中唐詩吟風弄月的描寫，而以社會痛苦題材做爲資料，如重賦，傷宅，悔中，婦人苦，賣炭翁，母別子，新豐折臂翁，都是白居易試用白話描寫社會悲劇的成功作品。』這種白話形式的作品，才合一般社會民衆的口胃，所

以『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鄉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長慶集序）其流傳之廣，可以想見。他死了，宣宗輓詩云：『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仙詩？浮雲不繫名居易；造物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今滿路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以九五之尊的帝王也如此佩服他，就是因爲他的詩通俗普遍而感人之深喲！

其次，是南宋白話詩人楊萬里，他最初也很愛苦吟的，如他的書莫讀一詩中云：『讀書兩眼枯見骨，吟詩一字嘔出心』。『口吻長作秋虫吟，只令君瘦令君老』。後來，宋詩研究云：『楊萬里在他用白話寫自由詩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偉大的詩人，最使他謳歌崇拜的，那是中唐詩人白居易。試看萬里的讀白氏長慶集：

每讀樂天詩，一讀一回妙。少時不知愛，知愛今已老！初哦殊懽欣，熟味忽煩惱！多方遣外累，半已動中抱。事去何必追，心淨不須掃。追歎欲掃愁，自遣還自擾。……

樂天詩居然够使萬里忽欣忽愁忽笑忽惱，可見其入魔之深。』又他晚年還有一詩說：『病裏無聊費掃除，節中不飲更愁予，偶然一讀香山集，不但無愁病亦無。』於是他也大大地改變作風，吟起白話詩而得到「白話詩人」的雅號了。

因此，我們的作品的形，亦應要學白居易一流人物，老嫗能解，通俗普遍，使我們的作品大衆化，成爲民間文學！只有形式沒有內容的詩易流於浮淺，只有內容沒有形式的詩容易流於艱深，故舉了陶白兩流人物作爲我們寫詩的借鏡。

六

『着了袈裟事更多』，做現代的佛教徒，尤其是我們負着偉大責任的學僧，看見現代佛教那麼的暗淡無光，中國僧制那麼的不良腐化，極力宣傳革新運動重振法幢已覺精神來不及，那里還有如許閒工夫去吟詩作對，去學風雅！這種教訓是很對的！也是佛的教訓！不過，詩這東西根本是要聽其自然的，並不會叫你勉强去硬作，所謂『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做詩亦復如是。平常說「吟詩」，也正是顯明詩是偶爾感情流露的東西，並未說「作詩」，叫你錯過了「用功辦道」的工夫去死作。緣境一遇，偶然哼了一點，足以表現個性的思想與意志，同時又能給讀者一些感悟，也並非無意義的！古來佛教中也不知有多少大德寫了多少的詩，而因佛教素不注重詩文，大都湮滅了！總之，向來的佛教與社會距離太遠了，我們的吟咏，也不妨把牠當做接近社會的宣傳，工具，不是要成一個純粹的詩人在詩壇上大露頭角容易拿稿費當飯吃，若那樣就要成了佛教中的廢人了。

上面說過，詩非勉强造作可成的東西，所以根本不受任何條約的限制，但現在還把我的小意思明顯地寫在這里，作爲無條件的條件：

一不無病呻吟墮在一般詩人的陷阱；

二不刻意雕琢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三利用學教行持的餘暇。

利用餘暇者，因受過佛教思想薰陶的人底思想，不是自己夸大，大多超過常人的頭地，若再不利用餘暇的時間把大好底思想表現出來自利利人而無聲無臭地放在肚皮裏爛掉，很覺可惜！詩式論「文章宗旨」云：『康樂公早歲能文，性頴神澈；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自佛教東漸，指使理性，智慧較利的文士騷人，或陰奉陽背，或陽奉陰背，或陰陽俱奉，受其思想發而爲詩文者，比比皆是，何祇康樂公而已哉。清黃文昭所謂：『夫既妙於禪，將其緒以工詩，詩固無有不妙也』。（見愚菴禪師莖草堂詩集序）。我們應本此旨，不妄自菲薄，利用餘暇，拾其「餘緒」黽勉著述，自利利他！

通一法師講我們與文學（見人海燈），引台昆雪（De（uincey）的話：先有知識（Knowleige）的文學，其次有力（Power）的文學，前者的職能是教（Teach），後者的職能是動（Move）。中國過去佛徒弘化是偏重在教的方面着力，所以他的結論是要認識「力的文學」之功能。我想，詩正是「力的文學；」這意思已在第二節中大畧說過了。其實佛教的文學根本便是動的力的文學，只缺少了人把牠運用表現能了。現在已有許多以文字作佛事的大德正在努力創造了；這里值得慶喜的事！

與文學素昧平生，詩尤其是門外漢的我，偶然讀了十數部僧詩，數部詩話及關於文學的書，和向來的一點感想，就寫了這篇文字。但因時間和能力所限，只能描出了一副輪廓。謬誤自知難免，希望讀者大德知識們進而教之！

二四，二，五，舊稿。

代郵

六度法師：前信寄來，適弟返蘇，歸來即復信廬山，想未收到。日昨令師來函，云兄過常赴甬，即盼以行止見告也。

明眞法師：十一十二兩期都已補寄，何以未收到？近照即盼寄下，記大圓居士一文可刊出，唯須稍緩耳。

寒流法師：承暮笳法師之介，乞願　座下常爲敝刊寫稿也

東初法師：悼玉老稿已收到，甚感隆情！我輩作事，只求盡力，不必預計收穫，我境如故，胡可言者？頑鐵生銹，不似貴苑圓玉，可以一賣再賣都有主顧耳。望君努力自重勿輕信別人替我揑造事實也。

妙岩法師：前片擱置太久，冲洗不出，乞爲諒之！

聞達法師：令法師詩文畫集可否擇寄一二，以便轉刊？近況如何，乞示一二。

澹雲法師：前囑竹摩代達鄙意，想邀洞悉。所云事當可照辦，竹摩舊地重遊，更無問題，放心放心！

寄塵老法師：行址有定，望賜好音！

——通一——

文學和佛教文學

化莊

（一）引子

據說中國的小說始自山海經，那末中國文學，已是由來久矣。在孔門所分別的四科，子游子夏是分在文學科的，經掌文學事業；不過那時對於文學的解釋，乃文章博學，非現在所謂文學的意義。又班固著的漢書藝文志，也有小說的分類，且列舉小說有十五家，一千八百餘篇之多，可見中國的文學，在漢時就有着犖犖大歡的產量了。

小說是文學的一個部門，我們在這裡說到文學的時候，當然不可以小說來概括；因爲文學在小說之外，還有其餘的詩歌戲曲，乃至韻文散文和傳記等，所以小泉八雲說：文學有小說戲曲和詩的三大部門。現在上面說的小說，只不過是文學的一部門而已。

（二）分界的觀念

人類的高慢和偏袒，似是與生俱來的，誰沒有高慢，誰沒有偏袒的觀念，這是不敢斷定的。因此，佛教與文學，各有各的範疇，各有各的劃界，彼此都要維持自己的尊嚴，不可越過限線。也許有人說：文學時有着藝術的價值，和審美的原則的；而佛教的幾部時「空」時「有」的經典，拖泥帶水，可以說是有文學的價值嗎？在佛教的人也說：佛教有高尚的教理，一切經典，都是澈底解答宇宙人生之大謎的，怎麼可以與那些無聊的「文學」相倫類呢？像這樣高慢和偏袒的觀念，只要做到把文學和佛教拌在一起談話的時候，是常時發現到的。

記得有位同參師說：『某先生以華嚴經爲一部很好的小說，眞是豈有此理』！然而像這種豈有此理的事情，雖則在一般佛教徒都要起來絕對的反對，可是像某先生這樣的說話，顯然地，他已承允佛經也有文學的價值，能擺進他們所認爲藝術之宮的小說部，不如一般人以覷縷態度視之，究竟比較起來，是很難聽到的吧。

小說在文學中佔着重要的地位，非有藝術的價值，有美的條件，是不容易踏進藝術底禁門的；但是我們佛教徒爲什麼拒絕他的意見，不許把這部華嚴經擺在藝術宮裡的小說部門呢？這固然是華嚴經爲佛教的一部大乘圓頓的寶典，所開顯的諦理，不可思議，而對於小說的卑鄙，多少總是受着班固先生著的漢書藝文志的影響。所謂「小說家者流，蓋出於

稗官，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一鴉蕘狂夫之議也」。又注云：「細米爲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小說既是這樣的卑鄙，若將一部大乘法寶的華嚴經看做小說，那末圓頓的諦理就成爲「街談巷說」，「道聽塗說」的「小知者」的「細碎之言」，即三界導師的釋迦牟尼佛，亦降爲稗官小吏，或是「鴉蕘狂夫」，這是如何的瞎三話四！毋怪要被我們佛教徒拒絕了。

（三）文學與佛教的意義

文學就是文學，無論是古典主義也好，浪漫主義也好，寫實和自然主義也好，乃至什麼頹廢派象徵派或唯美派等等也好，都是文學的東西。但是若加上一頂「佛教」的帽子，就是從全文學林中另外圈定一塊小園地來，叫做「佛教文學」。所以文學的範圍廣大，包管着各種各色的派別，現在我們說的「佛教文學」，不過是其中的一種。

中國人好像是看不起文學的，到近來才有相當的注意，而我們中國佛教徒對於文學的膈膜，甚至仇視，還是一本其原來的態度；現在我們這次唱出「佛教文學」的口號，恐怕是破題兒第一次的試聲吧。但是佛教徒爲什麼要仇視文學，如上文所說的，華嚴經絕對不是小說；並且一般人也不承認佛教有文學的價值，這都是一種偏袒的固執，現在要在這裡，把兩者的意思和解起來。

等一要對佛教同袍說的：文學並非像我們那麼看得下流不屑的污物，不過沒有佛學的深邃，只是人間世的社會現象的反映，生活的方針，和我們所有的各種知識。如美國的Worcesten, JosephEmerson 說：『文學是把學問知識及想像的結果，依據於文字以保存的東西』。又本間久雄在他的文學概論裡說道：『般納脫更竭力地說：「文學是人生的最初也是最後的財源。我們必須知道要形成並計畫文學趣味這事情，便是學習並計畫怎樣可以最好的運用人生的財源」。就是，怎樣好好地生活，怎樣豐富的生活，怎樣深切地的生活，換句話，怎樣生的有益般的生活——爲了解決這問題，文學便對於萬人都是必要』。從這兩條意義看來，文學之所以爲文學者，自有其特殊的使命；佛教華嚴經開顯重重無碍的境界，也是負着更大的使命的，那末又有什麼不可以說是小說呢？且英國哲學家 Hamilht on, William, 對於小說的目的是『在想像的事件當中，把人生底眞理具體化就是小說的目的』。若以某先生的話，則以釋迦牟尼把「人生底眞理具體化」的華嚴經，乃至其餘的經典，認爲小說的意味，使那些愛好文學的朋友也來「想像」，這不是比較他們更爲偉大成功的作品嗎！

其次要對一般誤解佛教的人說的：佛教除非論和律部以外，一切經典都具有更高的文學價值。雖然一切經典不是釋迦尼佛坐在亭子間寫的，而在說法時候，他觀機說法的巧妙，正如文學者凝思構作，當墨水未滴在白淨的原稿紙上，先

要以藝術的眼光來觀察現實，或是幻想，然後才用藝術的手腕來不但具有內容的美，即形式的表現也要具備着藝術的美的。如彌陀經中讚美的極樂世界，若加以文學的細膩筆致描寫出來，我們讀了的時候，就把遠在過去十萬億佛土的西方極樂世界，完全明如畫圖般地移置在眼前了。

所以，一切佛教經典在文學的作品中，有着更高的藝術價值，而佛教對於文學，在在都有需要的地方，彼此不但不能岐視，都應該在茫茫地人生的大海中，相携邁進，渡到那光明的彼岸的。

（四）佛教的兒童文學

只要讀過「戰爭與和平」的人，沒有不知道托爾斯泰；他是俄國的文學家，同時又是哲學家、思想家，爲世界鼎鼎有名的學者，在我國的青年界的口邊，總少不了這「托爾斯泰」的四個字；但是誰能知道他是一位受着佛教思想的作家呢？這，唯有胡懷琛先生發現了。因爲胡先生不是像一般人和我們一樣，「讀托氏的書的人，往往不讀佛經；而讀佛經的人，又往往不讀托氏的書」。胡先生既是讀了托氏的作品，又能讀佛經的，所以相照之下，才能發現托氏的思想，不但是受了佛經的感化力，且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話，有幾篇完全是抄襲佛經。

現在將胡懷琛先生所著的「托爾斯泰與佛經」，引爲對照的原文，姑錄一則如下：

蛇頭和蛇尾（唐君譯托爾斯泰寓言二頁）

有一條蛇，他的頭，和他的尾巴，爭着要在前面走；因此兩下裡，爭論起來。蛇頭說道：

「你在前邊走，可不成啊！你不是沒有眼睛，又沒有耳朵嗎」？

蛇的尾巴說道：

「不對！不對！我雖然沒有眼睛和耳朵，然而我有力量，你仔細一想！究竟是仗着誰才能動呢？我若繞在樹上，你想向前走一寸，也未必成吧」？

兩方面，爭論了許久，不分勝敗。後來蛇頭說道：

「要那麼着咱們分開吧」！

蛇頭說完，那蛇的尾巴，便離開蛇頭去了。牠既然離開蛇頭，不多時，便跌到一個窟窿裡去了。

蛇頭尾共諍喻（雜譬喻經五頁）

昔有一蛇，頭尾自相與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大」。尾語頭曰：「我亦應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視，行時在最前，是故應爲大，汝無此術，不應爲大」。尾曰：「我舍汝去，故得去也，若我以身繞木三匝，三日而不已，頭遂不得求食，饑餓垂死」。頭語尾曰：「汝既爲大，聽汝在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火坑而死。

其餘還有幾篇，如分配遺產——即百喻經中的二子分財喻等，都是這樣，現在既編爲托爾斯泰的兒童文學，那末做爲藍本的我們的雜喻經，或是百喻經就可以說是佛教的兒童

文學。不過像這樣含義深遠的譬喻，不可以單做兒童文學輕看啊。

（五） 民間文學和佛教

佛教自從流入中國以來，對於中國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事業，以及關係於社會的風俗的感化力，都有深刻的影響。在中國社會的民間文學來說，佛教在這通俗化的民間文學，也佔着重要的地位；並且現在有許多所認爲佛教的，都是從民間文學裡得來的信仰；又民間的一般人們，因受着佛教的民間文學的勸導，顯然的，將險惡的心行，很是潛移默化了。

譬如「目蓮救母」，「十氏女」等，可以說是佛教的民間文學，它是每七字一句的俗文，也有着自然的音節，俗字俗語，是用毛邊紙印刷的土本子，在民間最爲通行，只需八九十文即可以購來一讀，所以在民間稍許識字的農人，或是工人，在勞作之餘，就拿來消遣；並且捧讀的時候，也有一種腔調，所以他們對於這些劇本，恰如文人對於某部成功的名著一樣，頗饒興味。同時他們對於劇本的情形，要感到傷心落淚，要改惡從善，要孝敬父母。所以這種佛教的民間文學，是很有勢力，很有裨補的。

原來目蓮救母的這個故事，出自「佛說盂蘭盆經」和「佛說報恩奉公瓦經」。可是現在民間所認識的佛教的，不知道有這兩種經典，乃從通俗的戲文中得到這個故事的。這，我們對於佛教的民間文學，不可不注意。近來鄭振鐸先生很注重佛教的民間文學了，不像別的文人一樣，他已把收集的佛教民間文學，寫成「佛曲敘錄」的文章，所提要的，如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俗文等（內中也有非佛教的幾篇）；且在開頭就有這樣的一段小引：

佛曲爲流行於南方的最古的民間敘事詩之一種；彈詞及鼓詞等，俱從此變演而成；其歷史至少有一千餘年。今知最古之佛曲乃爲燉煌石室所發現之八相成道經俗文等數種。此種有很大影響於平民間之文學作品，尚未有什麼人注意過。今將我個人所得到的佛曲，作爲提要如下。這些作品都不是什麼難得的，絕版的東西；如果費工夫到小書攤上及善書坊裡去找，都可以找得到的。這次所發表的，都是我現在所能得到的，想必不能沒有遺漏。將來如更有所得，當繼作提要。

鄭先生的這篇「佛曲敘錄」是未完篇的文章，我們很希望他「更有所得，當繼作提要」。凡是有關於佛教的民間文學，完全介紹出來。而在現在的文人，或是什麼文學家的，能像鄭先生這樣注意到民間的佛教文學，恐怕還是第一第二個呢。

（六） 刷新佛教文學的陣容

佛教和文學，在上面說來，是應當和解，不應當各自偏袒的，佛教有文學的價值，文學也有佛教的高尚思想。所以

分界的觀念，彼此都得消除，文學需佛教的陶冶，佛教也需要文學的地方，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現在成爲問題的，就是要如何刷新佛教文學的陣容。

所謂佛教文學，就以上所論及的作品，都是有補於民族思想和社會的風俗，爲佛教感化力的陣容，縱要刷新，不過是整理內容，改正迷信的色彩，或者多少加以形式的美，以充實它的感化力。但是與這陣容相反對的，在佛教文學中尚有一種破壞佛教陣容的作品，也或在社會民間一樣的流行着。譬如殺子報，火燒紅蓮寺，以及什麼小尼姑下山等等的戲文，已是將和尚尼姑罵得最下流不堪了！內中反映的情節，無論是嚮壁虛構，或是演釋的事實，雖然爲暴露佛教徒的醜惡，是沒有什麼打緊的，也是被社會這樣攻擊的，但在整個的佛教來說，已是受着不良的反感，這是不可不設法改正的了。

所以現在對於佛教文學的問題，應該轉向到刷新佛教文學的陣容，如洗滌已有的佛教文學的思想，刷新迷信的色彩，和創製正確的佛教文學，是爲今後應該努力的目標，如若不然，我們還是老老實實的，不要談什麼「佛教文學」吧。

廿五，十二，八。趕寫於事忙中

佛教文學上的徹底描寫

（日・山邊習學）　萬泉譯

一

從一部批評家處可以聽到這樣的說：佛教文學是詠嘆的，懷古的；低徊趣味的，而缺乏徹底味的。我想這不過單是單看見片面所論的，這是關於要把論旨的進行。

元來佛教文學的發生是致主對於人生徹底觀的開始，寧可缺乏所謂徹底味的，這是很重要的要索，若沒有那個是可以說不成爲佛教文學。元來佛教裡頭有教化，訓育的兩部面；所以那是經典中的東西。自己心情的流露，如上述那樣子墮於詠嘆的，低徊趣味的，這個可說沒有嗎？把那個爲佛教文學的主要部分，那樣武斷，是很不得當的。

一般的人他說佛教文學缺乏徹底味的具體例子是：現實暗黑不能徹底的描寫；不能窮明客觀的科學的，停止生氣和妥協的地方。不好聽的說這是欺瞞以了之的；這恰恰好像用日本畫的山水和西洋畫比較說什麼客觀的，微溫的。不能抓到確實的東西一樣。如淡薄的雲姻模糊的樣子；雖然是富有風韻和雅緻的長處，但那是不能够把住客觀的力量，這是不消說的。這，在佛教文學也可適用的。

二

元來文學和藝術是非議論的，所以除所看見的現存的作

品以外是沒有的；故我對於上面的議論也提出具體的例子來：

第一從發現在經典上的文學作品之中，若舉出一二有名的例子，則在「雜寶藏經」第十裡面有描寫人間的故事。那是一個老婆羅門，他常常在彼看人生的裡面，可是自已不知不覺的變成極端的做人生裡面的事的大意。即是說：那老人是有一個年輕的後妻，那美麗的女子幾次企求要和另一年青的人聚會；老人深怕妻的心被那青年移動，不許他們聚合。剛剛先妻的男子掉落火中，但是妻也不爲顧慮，於是就詰問她，她說：「若是男的，即繼子那樣大的小孩子，我也不願和他接觸。」這是徹底的。所以善氣的老人，全然地被感服了；想着：若是這樣子就不成問題，於是允許她和年青的那人聚會，這就是妻的機會，從那後即耽於存分的享樂了。這時候老人是完全抱着幻滅的悲哀，討嫌在家裡和那不貞的妻一塊兒住；即將所有的一切金錢拿着逃出家庭，沒有目的的放浪地旅行去了。在途上和一個婆羅門相熟悉起來，一天清晨這婆羅門對他說：「昨天晚上在那個家裡過宿，身上附着一瓣草葉，我不知道；雖然說是不知道，但是沒有對人說把人家的東西拿來是不應該的；請您等一回兒，我把這葉子送還。」說着很匆促的樣子由原來的路上走去。這樣子徹底潔白的行爲。老人是被感服了，從那時候起，親友無二的樣子繼續同伴旅行着。一天，老人自已在洗澡的時候，將錢托那個婆羅門管守，婆羅門尋這機會就逃跑了。懷着萬二分懊喪與悲哀的老人，這時在身旁過看見一隻鶴鳥和很多不同樣的鳥類們很和平地在啣着草，但當鳥類們飛出去時候，鶴鳥在這當兒即將巢中所有的卵吃光；等到鳥類回來的時候，臉上裝着無所事事的樣子又把草啣着。同時他又看見一個修行者來了，嘴上喊着：「蟲啊！蟲啊！危險啦！危險啦！」將蟲追趕跑了；蟲於時脫險沒有遭到被殺；老人見此情形亦被感服了。那天晚上在一個秘密裡面的房間，很尊嚴的修行者，也在和那年青女子入肆其歡樂；遊蕩。諸如這般的情形，刺激這個老婆門的心坎，是等於冰的那樣冷了；而在嘆息着說：「世間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信賴的啊！」

有一天夜裡，一個長者家裡的寶貝失却，差役調查外面沒有賊進來的形跡，除了以草作衣的那個所謂清潔的老婆羅門以外統統都是家族；聰明的檢察官馬上把老人提出，這官的眼光是很爲不差的。

統觀這故事的全體，不是很徹底的嗎？

三

同一「雜寶藏經」裡面，有描寫可怕的女人的愛慾相：

王子兄弟夫妻四人，從本國被流竄在可怕的沙漠中不斷的旅行着；在途中飢餓沒有辦法的時候，弟是把自己的妻殺掉給予兄的夫妻充飢，兄裝着吃的姿態把肉隱藏起來，暗地裡將自己的脚割下來吃。其後，弟要求將兄的妻殺掉充飢，這時候他兄即將先前所隱藏的肉給他弟以救妻命。這樣子困難地又繼續旅行着；幸而到了菓子很多的地方，想現在可以

蘇生了，可是弟因旅途中可怕的疲勞，和愛妻失掉悲哀的原因也得病死了。其後兄是扶養着一個比他們先爲流竄的沒有手足而可憐愍的男子一塊兒同住；一天夫又採果實，妻看見夫不在的時候，即和這個男子私通了。那是王子，對於色情淡薄的原因。於是乎姦夫姦婦協力起來，乘夫在溪谷上的大樹上面取果實的時候，把他擂落下去；而自己和那男子即侵入愛慾的渦流了。那王子幸而不死，剛剛國王這時死掉，迎接他回去接王位，這，他們是不知道的。後件那不貞的女子背着那怪物也似的殘體的男子，巡歷到都城來了，那時候滿城大起評判的聲浪，國王也知道了，可是仁慈的國王，還給了他們夫婦倆的東西。

因爲愛慾也不顧恩惠，把女性徹底的描寫；一方面又寫出被他反抗而又徹底憐愍他們的王的仁慈，這不也是徹底的嗎？同時我想照那樣寫已把如來和一切衆生暗示了。所以在人性的所有暗黑都面看透了的這是佛教的見地；無論什麼時候都出溫和而和愛的光來！和通常的科學冷刻的描寫，可以對此。即是不憎惡，單單不暴露，從哀愍而爲自覺的描寫；若站在這立場上，無論什麼人間的醜惡，也可以自由地描寫。

這樣子徹底的意味，恐怕所有的經典上都很普徧的吧！舊戲十八種云一的「鳴神」，那原本是表現在「智度論」第十七「本生譚」的。即是因爲仙人爲旱魃咒詛說：「十二年不要下雨！」國王於是派遣關於色情的事國中無雙的叫做扇陀的美女使她誘惑這個仙人，但是那樣有力量的仙人竟全然變成了這個女子的倭虜。末後失了神通力，而天即下起大雨。女是約定的日子把仙人誘進都城，說着是很疲勞了，於是就乘在仙人的項背上回來。仙人在王宮蒙諸優待後又思慕回到山林中修道，欲把失去神通力復回。

無論怎樣的仙人，也不能勝於婦人的誘惑，但是婦人的誘惑，也決不是完全的關係；大概有修道經驗的人是有再恢復的力量吧！這是世尊暗示修道的經驗；也就是徹底的描寫。用酒和藥做的歡喜丸而振蕩仙人的心；惑亂處的肌肉的感覺，這個也是不忌憚的描寫。這，若從一方面所見的是有「道」與「生活」的戰爭！也可以說是人生莊嚴的藝術之花，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詳細的事，請讀拙著「佛教文學」。

四

徹底的描寫的特殊範圍之中，要提出的有：「地獄文學」和「六道文學」等的；「正法念處經」，可以說是最爲完全的。人是依從着各各的業，在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間，天上的六個世界裡輪廻轉生，繰絲般地往返於苦難和享樂之中。這，照那樣子看來，可以說是佛所見的現世的姿態，或是滿溢着不可見的命運或因果的法則；或照心所感覺的樣子，也可以說是文學的作品。而且那眞實性是隨着所見的人的教養，深刻如謎的樣子表現出來的！青年們呀！請您們再一度地回想祖先的心理罷！

在這裡面叫做三惡道的：地獄，餓鬼，畜生的描寫是極

爲雄大深遠；那是把這個暗黑世界徹底的表現，被對比那天上的榮華或享樂，也是徹底的。大海的阿修羅王統率無量百十億衆的軍衆，殺到天上界和天軍戰鬥的地方，也是雄大無比的；不消說是用「戰爭與和平」的主題（Thema）說人生的話到明治初年，指導（leader）日本思想界的東西，實在是這個六道思想；日本文學的機構，完全沒有超越這個範圍。六道文學是因爲超越人間的思維，所以用以怎樣大的表現也可以，或用以怎樣小的表現也可以，以作者奔放自在的描寫是可以的，文學描寫的方法是徹底的。在現在起一念的愛念，到了地獄就不得不受等於噴血也似的長期苦難，這以外種種的欲念也是一樣；在現在行動不成問題，一到地獄就要受重的處刑。這在上述的樣子，這樣黑暗的描寫，也是依佛光的照耀而才知道的，——在經典上這種的註釋。所以結局是爲促成我們沈痛的自覺的方便吧！若要詳細地知道這個事情，請看拙著：「在佛教的地獄的研究」。

（完）

佛教文學提倡上的幾點困難

岡本かの子　　祇林譯

佛教文學在佛教的使命上，或社會的要求上，當然不可不生起這些屢次所論說的；雖然不背期待的文學很不容易看出來，這是甚麼緣故呢？我現在從實踐的體驗看來，關於這個問題，少少的說述一下吧。

第一，實在所謂佛教文學在本質上，不可不提到佛教的第一義，又在說相上，不可不潛伏在現代的人間性中。

適合這條件的筆者是很難得的。里巷間叫做佛教小說所流布的很多，但是大部分不過是把原來流下佛教的情感，依着歷史題材，或是借現代的事像來再敘述的。這，如果從時代的進行來觀察，却是逆行，已捨棄纏繞佛教的舊情感，直接觸着佛教第一義而表現，由此所得的新鮮的生命所浸出來的新感情的文學，實在是稀罕，這是屬于不得已的爲什麼要這樣子說？要是取捨選擇佛教的煩雜多量的教綱宗乘，且在其中想得到適合自己的個性的指針，必須要有相當的時間與學力；不離開這種詮衒的勞力，而就認爲佛教，把告白表現的是多數墜于二乘三乘的佛教，或是有的全是「外道之見」。所以古來立教開宗的宗祖祖師，再三反復閱藏，十二分的留心，這一點，是爲宗教的布教的用意，雖然直接的目的不是在於文學，但是第一義的宗教文學的使命不可不把宗祖祖師的立教開宗同樣的思想，顧慮人間性，相應時代性，要在這情緒上建立。

前者是靠着教義的，而後者是靠着情感的，決定不可認

爲宗教以下的或是其他的而省略其用意。第一義的宗教文學完全是靠着感情的立教開宗，例如：雖然依着易行門的祖師教義，拿出很深深的感覺，這僅不過是隨祖師教義的命令崇奉的，並不是宗教的精神行爲，對於安心立命雖然是彀了，但斷然不是文學，文學者的使命是不可不探究宗祖乃至到宗祖所打開的宗教的險山難所的奮鬥，並且在這時間所發出的呻吟。嗚呼！若是達到歡喜閃耀的人間性等把他討探一下，然後解釋祖師教義，若不然就不能說完全，要是這樣，一定必要相當的時間與勞力，以研究爲祖師教義的背景的佛教一般。我讀過許多被親鸞感激之後所作的文學的著書，但是還沒有看出跳出親鸞自身的文學的情緒以上的文學，如此若是祖述祖師的暫且不論，就不可說是第一義的易行門的佛教文學；若是被親鸞感銘而要造出第一義的易行道文學，從親鸞打出親鸞是眞的親文學，這句話好像少一點有技巧的表現，這是單單服從親鸞不處得到的，就是有征服親鸞的力量，可以得到的，而且達到那樣境地祖師也嘉納那文學罷。

其次是素質的問題，是近來在我國文壇界流行的文明批評家 Shertoph 常常所引用第一眼與第二眼的問題。第一眼是科學的常識眼，第二眼是向絕對所開發的眼。現在若利用於這裡的論旨說，就是宗教的眼，眞佛教的論旨是「這個第一眼與第二眼，是同亦是異，而且被人間性潤濕相應時代的現實而工作」。以這數語已經完了。但是Shertoph 亦常常有說的樣子：第一眼暫且勿論，第二眼是歷史上的思想的優秀者，尙且抱持這種眼的人很少，甚至連那近代的强力頭腦的康德也在第一眼的範圍之中蠢動着，其他可以推測；在文學者之中陀斯妥也夫斯基抱持第二眼。這樣 Shertoph 高唱着，不錯，我亦肯受，而且我要附加，托爾斯泰是摸索其外形，安獨來齊衣獨是隔一張幕，Nietzsche 是囫圇吞棗的，D. H. Rolence是內裡微少透視了。

如果這樣子寫，實在抱着第二眼，生起的是寥寥的希奇。但是不抱着這個眼是什麼宗教文學者，若是單單第一眼無論怎麼樣跳躍，還是不免蛙步不識大海之廣的歎息，無論怎樣努力，到底不過始終於與生命的形貌完全無緣的行路。但是如果幸而具備這個第二眼，和誰也抱着的第一眼就可以寫佛教文學呢？這裡還有別的困難的事情。

所謂大乘佛教的長處，就是發見到人間的第三眼，這第三眼是一面認識第一與第二眼是同亦是異，一面被人間性潤濕而適應時化的現實常爲指針的眼，這個眼的發見是大乘佛教之爲世界宗教的最上的緣故，局限第一眼與第二眼的調和或是分離的範圍內的宗教或是思想，是實在常有的。

要開顯第三眼的有機的活動，就是東洋的大乘佛教諸宗祖，諸祖師的拚命的顧行，假使在一般人第三眼不張開那樣的存在，但是履踐諸宗祖師勞神所組織的宗教的形式的時候，這個眼無感無識中自然的動作，這裡徹底的佛祖的慈悲門被開，即是「信行」。

別的思想宗教中沒有這樣的，雖然多少眼是推廣，在托爾斯太最後有窮極陀斯妥也夫斯基，是單單表示悶躁的途中，依舊是走到左翼一邊去，Rolance 是不脫詩的範圍，

賀意托馬恩是把第二眼引導於自然之中而耽着獨斷的喜悅，Shestop h 是在最近代的物質文化旺盛之中拾得二眼，且驚且叫，好像是狂氣似的。但是從此以往的結處他不知道的，因此好像設着不平衡兩翼的風車（推進機）的飛行機的樣子，糊糊塗塗將頭埋入虛無中才來舉出幽鬱與悲痛的呻吟，略略將第三眼摸索的，達恩太 Dante 亦是開哀太 Goethe 也因他們的基礎思想的基督教理的不備，拿了認眞的眼睛觀念化地看着。

以上大畧說過的樣子，第一義的佛教文學是從筆者的素質教養的條件上看起來，是生了很多的困難。若是這樣得到第一義的佛教眼，契當生命的人，到底能得充任那責任嗎？這個問題，即是在次應當要研究的問題。所謂文學是在時代與人間性有密切的關係的，這一點，宗教也是同樣的。但是如前面所述過的樣子，宗教是教義的，所以從比較的抽象的方面合乎時代和人間就够了，文學是事情的，同時也是情緒的，所以不可不合乎時代，亦是人間於具體所要描寫出來的，既是一個時代一個人間，所以不可不表現時代性與人間性，在宗教的方面單單說煩惱即菩提就可以，但是在文學方面是不可不寫誰對誰生起煩惱，怎麼樣心機一轉，煩惱就會變成菩提，若沒有指示，至少一二個的個性的具體就沒有効果。日本的一般文學雖是將抽象的爲特徵，在那最極端的自己情緒的詠嘆文學，尙且在時間空間中若沒有配合甚麼特別具體的座標的事情，或是感情就不成叙述。

要寫事情或感情的個性的文字的時候，在寫的人，若沒有抱着深的事情和感情的人格是不可以的；若不然，也要了解那意思而有持共鳴的性情才可以，個性的事情或感情多結集存在的是在佛教所說是煩惱，多具煩惱或是能得共鳴煩惱同時通曉於菩提的人，這是大悟徹底的人，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的人，雖然所謂悟哲的人也難及的人格，所謂悟哲，在抽象的方面雖然能得和衆生相同，但是要是在具體的方面和衆生能得到喜悲，須要再一回的修業，於是乎說「入了驢胎馬胎」或「和泥帶水」認眞地努力具體同化，何況要說出了衆生的味道是不容易的。

在學者智識的人，對佛道有相當的體驗通曉的人，常常有說「雖是文字，亦是用一般學問一種的文學來寫的，所以決定不至難的事情」。這樣輕視文學來染污了筆，但是那完全是將教理，教觀寓活化的，從文學而言是最嫌惡的概念的文學，觀念的文學的羅列，發出了感情緒是尋常的，固意要當爲文學，所以由近代文學的意義察過，若不詐自身體驗的告白來寫，我想大約有難得的文學，而沒有人照樣去做，實在是困難的。在白隱他也從今日的眼來看的時候，比較以意識固意當文學的，不如在講筵由衷心所出的，開演昔說的那方面更有文學的意義；何況在近代的這一句話中所含有的自我的執拗，和性的分裂，官能的糜爛，社會性的顧念，漠然的不安，習慣性的懷疑，將這焦人於心底的人心，已經是單單「信哪」「須要無我」的教法，到底不能回復。

在這樣濁流之中且泳且喘，悶躁着努力發見那所失掉的船舵的人，才能够了解所謂衆生，我想這樣的理解寧可是比

較佛教的學問更難，在前所揭的西洋的未完成的宗教文學者，一面在煩悶的波中漂文，一面努力怎樣要得到可取的東西，將那波浪看做已經不可回轉必至的文化的惰性，沒有什麼對他抵抗，這却使那勢力有意義化，利用他而努力得到何種新的宗教的皈着，那樣的探求成爲文學，因爲這樣的意思他們的未完成，是表現他們在具體的人間的立場冒險努力，要把握理想的大難業的証據，在這點應該當要表示敬意的。

大凡在近代的宗教小說者，沒有一個不注意現實人間性的恐怖的紛亂，而一面探求這意義，一面意圖和既成宗教相投合的，在獨逸抬頭的佛教文學的一聯即是這樣，在我國佛教文學也必定若不對於近代人的矛盾抱持慧敏和理解，又把他批判運用的時候，若沒有熟練，那麼恐怕和現代人沒有交涉吧？尚且以外，在文學有文學的工作的技術的方面研究。

我說過，以上在佛教文學上雖有要求有氣運，而第一義的佛教文學是很難出的，但是運氣是運氣，不知不覺之間也不是不能生出大體的解決，誰做到也不一定，又所謂景氣也有必要，所以我對於至少標榜佛教，沒有什麼極端陷于邪道的人，有表示讚意與敬意，盼望有志的人不用臆度來試一下，我也徐徐來運用探求的筆。

（完）

寄塵啓事

敬啓者鄙人自承乏閩南佛學院教務以來，維時一年，毫無建樹，拊膺自問，頗覺慚愧！所幸諸同事努力，及諸護法熱心，維持殘局，得未中斷，稍可自慰耳。茲以南普陀寺住持改選關係，故將所受職務謝去，藉息仔肩，以資休養，凡在鄙人任期之中，街頭往來，人欠欠人，均已理楚，而院務之調整，學級之編製，悉由繼任人負責辦理，誠恐外界不明眞相，故特登報聲明，尚希亮詧是幸！

廿五年十二月，十八。

佛像念珠批發

本號出品丹鳳老牌各種名香線香早已風行全國各埠頗受讚各界許樂用現爲應佛界之需要特兼選辦各種佛像念珠大宗批發價格特別廉宜物質優美精良其佛像計分

「觀世音菩薩」「釋迦牟尼佛」「三聖接引佛」「阿彌陀佛」「全堂佛像」計五種其品名計分新琥珀・新瑪瑙・冲象牙・冲水晶・精工刻花・紅瓊樹實・烏鉄樹實・等七種備有價目表承索即寄

福建厦門大同路一壹七號振東海記香廠郵購部啓

也是佛教文學

隆耀

佛說的一大藏經是佛教的文學嗎？抑是佛教的佛學嗎？我說這一大藏教是佛學，沒有文學，何以故？以佛說一切法導人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況此佛學爲過去法，不是新近產生的，即是佛教有文學，亦是過去的文學，那末今人所提倡佛教的文學可得聞乎！答：此種佛教的文學，在日本已有人提倡了，但是在我國才在萌芽時期，今介紹一二，以供愛好文學者一看：——

一　清涼歌

清涼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潔，今唱清涼歌，心地光明一笑呵！

清涼風，涼風解慍暑氣已無蹤，今唱清涼歌，熱惱消除萬物和！

清涼水，清水，渠滌蕩諸污穢，今唱清涼歌，身心無垢樂如何！清涼！清涼！無上究竟眞常！

二　山色

近觀山色蒼然青，其色如藍，遠觀山色鬱然翠，如藍成靛，山色非變，山色如故，目力有長短，由近漸遠，易青爲翠，自遠漸近，易翠爲青，時常更換，是由緣會幻相現前，非唱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萬法皆然！

三　花香

庭中百合花開，晝有香，香淡如，入夜來香乃烈，鼻觀是一，何以晝夜濃淡有殊別？白晝衆喧動，紛紛俗務縈，目視色，耳聽聲，鼻觀之力分於耳目喪其靈，心清聞妙香，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古訓好參詳。

四　世夢

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人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無窮已，生不知來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萬劫不自知非眞夢歟？枕上片時春，中，行盡江南數萬里，今貪名利梯山航海豈必枕上爾，莊生夢蝴蝶，孔子夢周公，夢時因是夢，醒時何非夢？曠大劫來一時一刻皆夢中破盡無明大覺，能仁，如是乃爲夢醒漢；如是乃名無上尊！

五　觀心

世間學問義理淺，頭緒多，似易而反難，出世學問義理

深，線索一，雖難而似易，線索爲何？現在一念心性應尋覓，試觀心性在內歟？在外歟？在中間歟？過去歟？現在？長短方圓歟？青黃赤白歟？覓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眞常，是應直下信入，未可錯下承當！試觀心性內外中間過去現在未來長短方圓，青黃赤白。

一　讚佛寶

人天長夜，宇宙黯闇，誰啓以光明？三界火宅，衆苦煎廹，誰濟以安甯？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陀耶！照朗萬有，衽席羣生，功德莫能名！今乃知，唯此是，眞正皈依處，盡形壽，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二　讚法寶

二諦總持，三學增上，恢恢法界身；淨德既圓，染患斯寂，蕩蕩涅槃城，衆緣性空，唯識現，南無達摩耶！理無不彰，蔽無不解，煥乎其大明，今乃知，唯此是，眞正皈依處，盡形壽，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三　讚僧寶

依淨律儀，成妙和合，靈山遺芳型；修行正果，弘道利世，餘續佛燈明，三乘聖賢，何濟濟？南無僧伽耶！統理大衆，一切無礙，住持正法城！今乃知，唯此是，眞正皈依處，盡形壽，献身命，信受勤奉行！

我們讀了宏一律師所作的五首清涼歌，頓時感覺身心安和，化除熱惱，掃去人間的一切長和短，大有浩然之氣，出塵之志，我們再讀太虛大師之三寶讚，忽然心中湧出悲感之心，不願一個衆生沉淪，大有我不入世誰度生之氣，可見兩大師，一修菩薩行，作聖王僧，能各各運用巧妙的筆法，寫出短短美麗之文，把一大藏教的精華，完全攝盡，使人百讀不厭，誠難得也！我願今後學佛青年同志，仍須繼續努力，學兩大師之佛教文學，則死佛法就變成活佛教的美麗文章了，如此，則不單佛化容易昌明，人類也極幸福。願我同志，人各勉旃。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寫于厦門南普陀之阿闍若處

馬王

通一

海，經着颶風的咆哮，浪越發大了，大的可以括破了航海的巨船。

這普遍的惡運降臨到從閻浮提航海而來的五百商人的船隻上，霎眼間船上的主人從美滿的夢里墜入洪濤去了，有的，當驚覺船快要破沉時，自悔入海以前祭祀海神的物品不豐和不恭敬，有的覺得不該這樣貪財而冒險，可是，這後悔紛

于僅成爲後悔，而抱着一塊破碎木板隨流飄逝的當前的厄難是怎末樣都免不了的。

羅刹國的女人們見着嘩啦嘩啦的巨風在狂吼，心里便似開了花的快樂，經驗告訴她們，又將有落海的男人飄過海岸這邊來了。

五百商人終于在羅刹國的女人們的施展神力之下被援救到岸上，在第二天的早晨。

女人們用天香湯澡浴全身，再塗上一層高貴的香料，着上最華美的衣服；戴上妙華嚴飾的天冠，扣着寶鈴，加以本來形容姣好，眞的能够迷煞人啦！

一陣風似的跑來包圍住了這五佰個俘虜—商人，「莫怕啊！手來，臂來，腕來，我們要親熱呵！」商人們知道海里多怪，大家猜想這大概是要命的怪物來了，於是不約而同地大呼「沒命了！希望這實在是女人才好。」並且，大家各伸出一隻手臂來做試探的工具。

羅刹女們用了極惹人憐愛的音調，開始向這一群俘虜進攻了。

「眞好！我們是一群孤苦無依的可憐的女人，無人愛念，作我們永久的歸依處所，使我們沒有憂愁和煩惱，你們能做了我們的家長，那我們承事供養，當令永久不會虧乏的，」像一串銀鈴的雅音，深深他嵌入了俘虜們心府中了。

雖說是當前境界可以使人留戀，大家一回想到自己的家庭，妻子，眷屬，又不禁悽然惻然放聲大哭，繼以嘆氣了，是的，何況這是一群不可測量怪物啦！

「去啊！這兒不是我們的住處，我們向羅刹城去吧！」商人們聽到這她們提議，只有互相慰藉，跟着她們去碰命運。

半途中，有這末一塊地方，非常寬廣，有繁盛的樹林，這上面，更有着許多鮮花碩果，鳥雀呢，在唱着和諧宛轉的調子，經過這兒的行路的人，誰個不喜悅，誰個不減却憂惱啊！

抬了頭，羅刹城便映入了商人們的眼簾，那城，雪白地，如珂雪，又如冰山，再看，又像從地上涌出的一堆白雲，那城上的裝飾，是超過世間一切城池的。

好像事前有了預備似的，才進城里的住宅羅刹女們便捧出了許多華美的衣服給商人的更換，以外，吃的，住的，眞可算是極盡了五欲之樂，當吃飯的時候，還要奏樂，人間的樂境恐怕再也沒有超過這羅刹城的了，商人們都這樣地想。

雖然人人各具着一種尋求快樂的本能，而這班商人到底因不能除疑女人們是眞實的人類又恐懼到眼前的幸福是幻化，是致死之由，何況這班女人又做出賊人胆虛的勾當呢。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這五百俘虜受了羅刹女的警告，她們說：「從城向南的地方是走不得的，那里有一位智慧深細聰明利見的高人，見了漢生的人，他會生起猜疑，說不定會與你們的幸福發生了障碍」。

可見女人思想是極幼稚的，這和「此地無銀卅兩」的故事有何分別，這警告正促起俘虜—商人們的疑心，啊啊！可笑羅刹人的心呀！眞的可惡又可憐！

這伍百商人在出發以前曾經分配職務和有商主的推選，

當然這一位商主是要有着過人的聰明與智慧的。這時，他開始運用他底聰明頭腦了。

怎的不許我們向城南走去？待女人們睡着了，我偏要去見識一下，無論是禍是福。主意打定了，於是便悄悄地等待機會之神的降臨。

是一個月明之夜，銀光浮遍大地，全世界像睡熟了的一個午夜，女人們都在做着銀色的夢，嘴邊上，還正掛着一些微笑呢。

商主輕輕地爬起了床，輕的幾乎停止了呼吸，執了一柄護身的刀子，循着日間所記憶的方向；跑，慢慢地跑，糟了，終于跑進了一個恐怖的區域了，這地方，既沒有草木而又沒有房舍，眞的荒凉得使人觸目而心驚。

遠遠地傳來了一種苦痛的叫喚聲，這時，商主渾身毛髮都豎了起來，立定了脚，氣還是直喘，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前面好像有一條路。

再跑的結果，抵着一所鐵城，城是那末地高，那恐怖的聲音似乎就從這城里發出來的，爲了要巡視究竟，商主便繞城而行，想從城門進去，巡繞的結果祇是北面有一棵合歡大樹，靠近着城門，而這樹的高大，比城還要高些，好奇心驅使商主爬上了樹，於是一幕最悲慘的畫圖就輕輕拉開了。

在月光的照耀之下，這是一種什末氣象呢？死人的骸骨，有一百多具，有的命雖未斷，已是半身支解了，而沒有死的，消瘦得祇剩了許多筋骨，眼目陷深得如井底的小星，頭髮亂得像一蓬衰草，渾身沾滿了泥灰，能動的，力氣大的，便爭着割取那羸瘦的肉吃，悽慘的叫喚就是這末地來的，商主這時才明白了羅刹女們的誓告是另有用心，同時，感覺到自己的命運也許有踏上這死灰色的氛圍里去的一天，商主驚恐了，捉住了樹枝，用力地搖動了一下，樹枝就沙沙地響了起來。

受苦的人覺到樹上有了人，於是悽愴地悲呼了。

「是天？是龍？是夜叉？是帝釋？是大梵天？是不是憐愍我們的永陷人間地獄而來施以濟拔的？」說着，狠恭敬地合着掌，以頭着地，聲調是萬分悲哀，仰起了頭，像等着什末新的希望似的。

商主像全身浸入了冰冷的水中，那種特然的鬱悒之感和悲惱的襲擊，眞非言語所能形容，人類的同情心，那是天生的啊！

「我不是什天龍和大梵天，我們是閻浮提貪財的商人，爲圖着一些金錢，才冒着這九死一生的天險而入海，颶風擊碎了我們的船隻，碰着了一班婦女救了我們，現在，我們就跟她們過活了。雖然我們的享受狠好，但怎能救拔你們脫離苦楚呢!?」商主說了這一段，歇了一下，接着又說：「你們怎會來這兒受苦？」這也許是疑問心衝動了他吧!?

「哎唷！你們不能貪受她們的五欲娛樂的供給啊！」

「怎末說？」商主險些驚的從樹上掉了下來。

「我們遭遇是差不多的，我們也是被財迷了心，預備入海取寶的，海風擊破了我們的船，羅刹女人救了我們，起初，我們享受的五欲之樂，也許會超過你們，而她們和我們的

恩愛，那也是難以形容，久了，我們衰老了，她們便現出了本來面目，將我們安置在鐵城里，到現在我們的人數已被她們吃去了一大半，賸下了的不是羸弱不堪便是四體不全的，而她們尤其殘忍的是將所生的小男女都一概吃盡了。她們的鶯喉雖是那末地宛轉而動人心府，但，她們會吃掉你的，不能再親近她們啊」！城中人說了這一段，商主才似醒了酒似的感覺到要設法逃命。

「你們知道有沒有一種方便能脫離這當前的危難呢？」

「只有一種」。

「快說呀！我心里狠着急呢」。

「再過十五天，便是四月節會了——大喜樂日。這天，月與卯宿會合的時候，有一個叫做「雞尸」的馬王，形貌狠端正，誰見了都狠高興，加之，毛如珂貝那末白，頭頂襯着紅黑色，行走起來，像一陣狂風，而那聲音像發自妙鼓似的，牠停了下來，脚下，自然有一種粒米，鮮白而無糠糟，牠吃了以後，便來到海岸這邊露現半身作人聲說：「誰欲度過這鹹水苦海的快來啊」！這末地叫了三聲，你們能碰着這馬的即可免難，其外，再沒有什末辦法了。不過，你們要記牢，不要輕易地泄漏了這消息」，商主細心聽聽這段話，心里像蓋上一層疑問的膜子，於是，忍不住問道：「你們會看見那馬王呢？是誰告訴你們這出難的方法？怎的你們不去設法接近馬王以求自度呢」。

「我們只從空中聽到這聲音，存了信心的人，遵着空中聲音的指導跑到馬王那里，就可得救了。然而，我們愛羅剎女的心太忠實了，沒有肯聽馬王的話便又退了回來，所以，現在才受這苦痛，我們也不抱怨誰，這是我們執迷啊」！又是一陣凄其的訴語。

「現在，你們不會再等到大喜樂日去馬王那里求度嗎」？

「現在嗎？那已是遲了，我們要上城，城便增長了起來，掘地，挖鑿的孔，馬上又會合了起來，我們將永遠地無有解脫之期，只有供給那女人們做食料了，你們不能放逸踏着我們的覆轍了。你們有父母眷屬，打點快些回去呀！我們是×處×城的人，假使有機會能將我們消息傳了去，免得家屬担心，那是十二分感謝的。最後，我更忠告你們從今以往，莫再冒險向大海取寶了，這里面太使人恐怖，能够隨宜活命，和你們的家親眷屬不要輕易分離，隨力隨分地行點佈施，能嚴持淨戒，那便是第一的善人了。」

商主再也不能在樹上逗留片刻，才跳下了樹，忽聽那城里又陡起了一陣苦悶的叫喚，商主想：閻浮提內的衆生雖苦，但沒有這種現象，唉！我早知得這里有這極大的危機，那末，就是吃牛糞活命也不求這身外之財呵！

柔軟的風又將商主輕悄悄地伴送回了本處。

羅剎女們的好夢未醒，這險關就這末度過了。明天，商主仔細地想：這消息能不能預先告訴自己的同伴呢？泄漏了風聲，給她們也送進了鐵城，豈不糟了？橫豎時間還早，且瞞住了吧？這樣打定了主意，心頭便又安靜了許多。

時間的輪子終于快輾上四月節會的大喜樂日了。找了一個機會，——羅剎女人離開了的機會，商主用了極動人的口

轉向大家說：「諸位！我們不能放逸再貪着婦女和錢財了，再住下去，命就難保。」頓了一頓，又將那晚的故事狠詳細地敘述了一回，眞的，這一套演說詞，有獅子吼于深山百獸驚恐的效用，這時，商人們都才覺悟到度脫這苦海是件火在眉睫的事。

是大喜樂日的夜了。

羅刹女，狠放心這群俘虜不會有什末意外，又恬然地尋那美妙之夢去了。

全體商人在一種秘密結合之下都小心翼翼地共同逃跑了，到了馬王的地點，心還是在跳，深怕女人們驚覺了會趕了來。

「瞧呀！那不是馬王露現出的半身嗎？」一個商人在用手指着海面，這時全體的商人根根毛都髮豎起來了。

「誰欲度脫這鹹水苦海呢？我來馱他」！是馬王發出的人聲，而且，喊了三下。

「我們要去！我們要去！」接着各人便是狠恭敬的頂禮。

「不久，羅刹女們要追了來的，她們會撒嬌啼哭，會將你們的共生的男女帶來訴苦的，那時，你們要有誰起了一絲的愛著的意念，那就會從我背上掉下給她們吃掉的。你們要這樣想，這里的一切是與我們絲毫無關係的呀！那末，你們只要執牢我一根毛，我都能安隱地將你們度了過去。」這是馬王訴出的妙訣。

「當然依着你底話呀！」像一陳狂雷在怒吼。

在極度的興奮衝動之間，這伍佰商人都跨上了這神馬之背，同時，大家都覺得坐得非常舒服。

羅刹女們驚覺了商人們逃走了，馬上領着一隊小孩子趕來了海邊，從遠處一看，馬王在騰空飛馳呢，於是，她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一種極悽慘的哀號，因爲，這是一種永別哪！

「聖子們！你們怎的忍心逃去哩！我們無所依靠，全仰仗你們做主的，試問：從大海中將你們救度了出來，所希望的是什末？今天竟捨我們而去，未免太無恩義了吧？假使認爲我們有什末罪過，我們願從今天懺悔，永不再犯。退一萬步說：縱令捨我們而去，這群小兒女們也該帶了走」。這是多末動人人的一篇佳妙的演說詞，可是，商人們早已成竹在胸，知道鹹水海里的女人是致死之源，那種五欲之樂是將自己的血肉和性命換得來的。任還她們怎末叫喊都不會動其絲毫的愛著心的了。

呼呼……呼……呼……幾陣巨快的風聲。

不久之間，神聖的馬王終于完成了牠所担荷的責任。

一九三四，中秋前一晚輯自佛本行經。

這一篇東西，是前年在潮州寫的，那時剛讀完沈從文「月下小景」，因而大胆依着佛本行經試寫了這篇，擱在行篋里匆匆兩年，幾乎忘却了，巧確本期還差點稿子，故稍改付印湊數。這兩年來我對于純文學作品似乎狠興，將來想從佛教經論上做點功夫，這一篇也可說是我思想轉變上的一個紀念。

一九三七，一，一二，香港。

夜

先癡

微風由紗窗篩進我底床前，明月吐出清亮的光暉，灰黑色的地板上立刻鍍上了一片金光；田畔的青蛙閣閣地正奏着斷續的哀曲，擊碎了這靜寂的月夜，我輾轉床第間，好一息不曾睡去。忽然想起了我和靄的母親的面容，在流淚盼我歸去，父親也責備我日久不寄回信。同時我還想一些人生問題。心裡起了一陣煩悶，心弦奏出了無限的悲傷，和在田畔的蛙聲交響。

夜，夜是漫長長的。我覺得到院子里去看看，月光或者可以息滅我少許的愁思。於是便跨出門來立這院里的松樹下。月亮蓋着一層薄的浮雲正靜悄悄地由東方移行；幾株將有着紅葩的花蕚，受着風的撫摩搖曳不定；野外除了蛙聲外還有汪汪的尤吠聲。我忘了一切，帶着月光慢吞吞地步出院子來朝着曠野走去。不一刻忽然到了一座高山的山腰里。我喘了喘氣，一手攀住我高矮的一株柳樹的枝幹，歪着靜聽澗水潺潺的流响。

「誰呀？誰來了！」從寂靜裡發出這樣的聲音，我心里一怔想着爲什麼有人在呼喚呢？接着有一種尖銳的聲音由不遠的我底頭上發出，轉進我的耳鼓。「是人嗎，你可到這兒來玩，和我們！」我驚奇地慢慢的順着一條小路爬上去。走近些已聽見柔微清柔的簫聲，琴聲，琵琶聲，可是漸次都停住了。站近去，早見四個人坐在一塊周圍約二丈多大的青石板上，在它的中間放着些酒瓶，卤肉，乾鴨，瓜子，花生米之類的東西，每人的身旁有帽子一頂。那喊我的人却還是站着。

「來得很好！原來是和尚師傅呀，來啦！就坐在這兒隨意吃些東西吧？鹹肉吧，瓜子也有，你喝酒嗎？」他的臉長而且黑，年可二十三四，身材高大。一邊指着地；一邊說。坐于地上的人，一齊笑起來，都說：「和尚來得眞湊巧！」

「好，好！你們吃吧！」我趕快的說：「我沒吃慣這類東西，不要客氣！」

「呵！你是吃素的，可吃一點瓜子！」那白臉瘦子，縐起一嘴微笑，叫我坐下吃瓜子。我正在謙讓，猛然左衣角有人用手逕捫。「坐下吧？不要太客氣！直率的好！」我隨着坐下去。回頭看見，捫我的人正是一股蠻氣的莽漢，年可二十左右，聲如洪鐘，一望而知是黑旋風般的人物，我滿心驚慌，奇怪，不知他們是鬼是仙？」

「和尚哥子！你勿疑慮也！」白臉瘦子指着高個子說：「此位姓公，是我們的大哥，他的父親是第一紡紗廠的總經

理」。轉過臉又指着一個塌鼻的說：「此位爲龍二哥，」連着含笑的又說：「此位家住本縣城南，著名的光華洋油公司，就是他父親所獨辦的姓賈，是三哥……」

「哪！他自己就是我們的四哥子」，黑臉莽漢搶嘴說：「他很聰明，很靈敏，學問比我們都好，寫得一筆好趙字，會繪畫，尤擅七弦琴；我們喚他爲白臉化；太歲。好不？你須認得他」！他張口笑着。於是花歲指着莽漢：「至于此位乃四海聞名的草上飛豪傑，生性爽直，善拳棒，尤會唱薛剛反唐」！敢問法座上下」？他滿臉堆起微笑。

「我嗎？我草字先痴，就住在下邊，慚愧！世事不知一點，叨各位青眼！」

「不客氣！我輩同住此間，無分你我可也，值此月白風清，知己相遇，雖談不到桃李之芳園，共天倫之樂事，然飛觥舉觴，唱唱笑笑，不亦樂哉」！

四下寂然無聲，月光披着雲衣珊珊地昇在太空；青石上着了一層白霜。

龍二取一把花生米給我，叫我吃。

這時大家滿口喝着酒，又啖牛肉，乾鴨。

「我們今已六位兄弟了，快樂呀！大家唱個曲兒吧」！公大哥首先提議，連接賈三哥抱住琵琶，唱個小放牛，花太歲便彈琴相和，龍二等一嗚嗚的唱起來了。草五性起，提高嗓子，啞叫，他却是唱斬劉麻子。辨不清簫聲，胡琴聲，琵琶聲，以及人的音聲，只覺得鏗鏗，鏘鏘，瑯瑯，噹噹，一高一低，忽大忽小，如潮水，如旋風，襍湊的接近我的耳鼓。中間還夾着一種打砂罐的聲音，那便是是草五的粗喉。樂器緩促，嗓子也隨着高低，忽如雷電，忽如雨絲。經過幾個旋轉，聲音在刹那間從天上墜下似的，烟消雲散攢進地縫的底下去了。大家都停了手，發笑。草五說，「你們的舌根太不濟事了，不好！」

接着三四對筷搶先攢進碟子揀肉，草五最着忙，搶酒，搶肉，眞要將碟子打碎了。花太歲說「新兄弟在座，你們也須得斯文點兒！」

「難道一輩子也還新，不是一樣嗎！」草五掉過臉來，酒气怪難聞，已帶六七分醉意。笑對我說：「你們和尙吃齋，我就幹不來，假使要我做和尙時，我連你們的鍋子都得打他個媽的一乾二淨！和尙眞是死板板的。」接着又說他自己如何慷慨，如何有志氣，他哥子是某師師長，幾次寫信來叫他去，沒趣，他不去。我被他纏得頭昏，只好順口是是了事。

碟子里的乾鴨，鹹肉已殘碎地只剩得幾根骨頭。酒瓶也倒在草五身旁了。

月光如水，淡淡映照大地；習颯的風吹在他們醉爛了的臉上格外舒爽，草五挺露胸膛，口里隨着呼吸似乎吐出綠火。不時跳着，舞着，歌唱，敷罵。

無次序地他們亂唱些鴻門宴，空城許，秦叔寶賣馬，下河東木蘭從軍之類。新的西調爲晚眺，可憐的秋月，縫衣曲之類，可是都是沒有節奏的唱，不過如夏雨東一點西一段的下下而已，花太歲兩頰泛起一縷微紅，撫七弦琴，尖嗓，與奮的彈毛毛雨。

到噯……小青青……只要你的心之句。大家都起勁起來；草五發狂，站起，撲過去抱住龍三，被龍大哥抓一栗子笑着縮回來。又接三連四的和龍二談女人，得意處，笑聲震破了人家的耳膜。

「先癡小哥！你可否唱一二曲兒給我們聽聽，我們都已醉了？」花太子笑對我說。

「不！我不會，我從來不會學過歌唱。」

「你一定得唱個！否則，便罰你在此地坐一夜，不准回去，不管你會不會！」他們異口同聲的警告我，設法，只得承認唱一個我所知道的讚偈，他們允許了，好一息才擬張口提喉時，忽然聲音從嘴唇間倒退了回來。末後唱了一個釋迦讚，一個戒定真香，龍大哥說很好，花太子的批評是音聲悲切，莊嚴動人。

龍二聽見我唱讚子，忙停了醉紅了的眼珠來聽，將草五擯在一邊。

我打了一個寒噤，唱西方接引阿彌陀佛：

願生西方淨土中……

不退菩薩爲伴侶……

除了清風月光下掠過柳梢之聲而外，寂寂地只聽見鼻聲。我正要接着唱下去，忽然草上飛直跳起來，醉醺醺地：「龍二！我和你來談好聽的吧？」轉過頭來，「你這歪和尚，誰教你唱死人的曲子，打擾人家談心！我們還沒死，要你來接引，我縱然死了，也不到你們極樂世界去。好！你既要求生西方淨土中，我便送你去，我送你到極樂世界去！」說着，不防他猛的一掌把我拋下岩來。

尖峯削壁，怪石嵯峨，我很快的如車輪似的滾墜在山底尖石上。

剎那間，頭，脚，手，胸膛，都已粉碎了。頭蓋撞破了，流出腦髓來；心球滾在石間里飛血。猛然天翻地覆地。如滾油煎心。但並不知痛，也不着急，只像在鍋蓋上一般失措。最後隨着一陣陣的劇痛沉默下去。

……

忽然離三尺遠近的地面，有人在呼喚：「先痴師幹嗎叫喚喲？」我認得是明悟師的聲音，睜眼瞧瞧，却仰臥在床上，枕邊沾着些口涎。明月的餘光如金蛇的尾巴從紗窗里爬了出去。我揑一把汗，驚叫道：「僥倖是臥在此地，若真是有草上飛時，我此時怕已到了極樂世界了！」。

佛教月報第一卷第十期解行專號內容

佛悅 佛悅 談玄 雨蘿 名山 佛悅 慕如 士典 名山 言鍾 編名

解行大意
解行的修行
解行雙修思識論
我亦來談認解行
讚誦在解行上之位置
行的矛盾
佛學宜解行并重
學佛的意義和方針
行依解立
編後語

云何解行

每冊五分，全年五角，郵費在內；預定全年并贈學佛入門十二經一部。

發行所：天津法租界四號路佛經流通處。

佛說阿彌陀經性德義疏序

芳峯

古人說：「三乘十二分教，皆是拭不淨故紙！今根慧長老，偏向故紙中找出彌陀一經，費了閑日月，絞盡血汁，爲之注脚；我說他是無事生事，聖慧居士却說他是愚忠！

實則佛法本無可說，是則俱是，非則俱非，見鞭影已非好馬，生擒狡兎方是蒼鷹。縱使黃面老口舌出血，評是論非，都不是他本地風光，也不是各人本分境界。好似蒺藜菱刺枯骨上，見不到星星血汁。

最是，今末代兒孫，有幾個能堅起脊梁，向無人境處走一趟？多是依草附葉，竹木精靈，捧着糞塊亂咬，滿嘴滿肚，臭氣逆風，煞可憐也！

根慧長老，原叅禪，却不被祖師所瞞，把一切爛葛藤一齊斬斷；學教，又不被黃面老言說所誑，把三乘十二分教，作齊東野語看；禪教無着，去住自由。但婆婆結習太深，祇恐新媳婦煮不成生米飯，燒不出好羹湯：不惜身手，從低處做起，率衆二六時中，修法華懺，還向無言說境，拈出這部性德疏，與其說是忠，毋寧說是愚。

蓋心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一有所着，不是上空拳黃葉之當，便是落于人間機境。一念昧照，隨流失性矣！所以祇此覓心覓境了不可得的現成境界，費煞躊躇。即十二分教，千七百公案，爲的都是覓這了不可得下手工具。一到了泯齊性相，渾忘彼此的田地；便會撕破袈裟，燒却經卷，向十字街頭茶坊酒肆中和光同塵去。但這，不是娘生下便會，還是憑做一番徹底磨練，一朝自省。古人有終身禪誦，十年行脚，一句彌陀，都是磨練工夫得到瓜熟蒂落，虛空殞碎，始能不與物拘，透脫自在，認得自家祇有一個父母，更求何物！

但是，在一朝未省之前。總要有一個什麼咬住不放始得；否則，悠悠白日，嚼囉過去，無始刼來的泛泛死生，便是一樁明顯蹟物。根慧長老，本這種婆心，把自己曾經徹裡徹外，鞭辟骨髓的磨練工夫，向諸方學者吐露一個消息。將千萬經卷，前人公案消融在一句鴻名裡；極樂莊嚴，主伴相好，炳現在當人一念淨信中。學者能把捉得住，雖在夢幻空華境界上轉，却能轉處愈幽，隱流得性，會達到「罔象無心却得珠」的無限歡喜。然後方知黃面老和歷代作家及根慧長老的婆心所在，所謂「養兒方知娘辛苦」！

願諸方學者，努力着眼！

二十五年彌陀誕日，白湖散人芝峯謹述。

試車

蠖子

我因事擱在「店門前」了，我想乘機到「衡州」去看一個朋友。「店門前」到「衡州」七十五里，有汽車；天熱，恰好我又有錢；於是我就決定「嘗試」坐汽車了。

車票是一家小，——不，也算得是該一家大商店代售的。雖說熱，我同送我的一個朋友，約莫也只在店裡等了半個鐘頭，就上車了。

當我撇開朋友，一脚踏上車門的時候，——嚇，黑壓壓地一車；斜皮帶，盪頭髮，青布制服的學生，肥胖的商人，紅嘴唇，鬍子紳士，小白臉……他(她)們都堵塞在我底面前。這是從繁華都市載往繁華都市裡去的，長期禁閉在鄉村寺院裡面的我，窃喜又看到都市裡「社會相」了。突然心頭一跳，放眼從許多不同的容顏，服飾，動作的姿態裡面，迅疾捉住了一點共同的成分——溢浮在每個眉宇之間底矜貴神色。我暗暗地想：這，「活人」之所異於「死人」者，恐怕也只在這幾希之間吧!?當我從這一行中間「擠」的時候，或許我缺少這份神色，他(她)們都好像沒有看見我。即或因「擠」而偶爾誤觸他(她)們衣角，一瞥眼光，投到我底身上，又馬上很矜貴——不屑意的收回去了。然而，我終於「擠」到一位穿着白夏布長衫的中年人身旁坐了。大約是因爲我倆關係更形密切吧，他對我神色更形異樣。他像變成這「車廂社會」裡的一個罪人了！我有些慘然，我又彷彿徹悟，我們「僧寶」在中國整個社會裡面底地位！

坐定了，乍然又感到熱，人同閉在蒸籠裡一樣。一陣濃烈的炭酸混合着脂粉氣味，撲刺鼻端，我又看到每個人溢浮在眉宇間底矜貴神色了。我輕悄悄地摘下每一個臉譜，精細的將眉宇間這一部分剖解開了，蘊藏在這裡面，放射「矜貴之光」的質素，原來也是這麼樣的一堆東西，我啞然笑了。

在强烈的陽光熱炙之下，汽車馳驟的聲響，更形沉重了。車窗外面的田野，廬舍，樹林，一排一排地向着後頭騰跳，傾倒，消失！大家靠着做人的一點矜貴的神色，幾乎又都被各個的疲倦侵吞了，我感到一點懵然：我不懂這車是將我們這一行人載往天堂裡去的？還是載往地獄裡去的？

我在身旁「白夏布」的一個呵欠裡面驚醒了。擦擦額頭上底汗水，順着我這位同伴愉悅眼色向窗外望去，河面上浮着幾片白的帆影，我下意識的默算，恐怕「衡州」到了。突然又大片嘈雜的人聲，洪流般的浸沒過來；我們這「車廂社會」裡也掀起了一點小小的騷動。

「矜貴的神色」又浮溢在每個人底眉宇間了！

都都幾聲，車停住了。我隨着我這一羣矜貴的同伴，在一窩苦力圍攏來的陳形之下，忽遽跳下車子，奪得一條出路，展現在眼前的社會更形給與我的熱鬧了。

熱風炙着街頭的塵灰，撲落面上：我仰首望望天空，渴想能落幾點雨。

靜鄉

林茂青

早課的第一次鐘聲響了以後，我從一夜舒適的甜夢中隨着清醒轉來，中秋節三天後的月亮雖然缺少了四分之一，然而月光的明亮卻更顯得十分有力，斜照在四方將要垂下的一角，顯然的，四週的空氣仍是佈滿着夜的沉寂，時鐘的機輪聲在不斷地支配光陰的流動，夜的生命也隨着消滅。

也許是昨夜誦的一卷法華經給我的印象太深刻，這整整的一夜全身每個細胞都在清淨的情感下流暢，直到現在爲止，除了一些面部的感觀之外，其餘絕對沒有其他的幻想，祇覺得異樣的適意；第二次的鐘聲終於鐺鐺的又起了，東方的天空漸漸地浮現出灰白的游雲，蘊藏着有極大的光明將要顯現的象徵。

琉璃燈的火光經過了一夜燃燒以後，勉强放射出最後的光輝，不知那個人比我還早，佛前古銅的香爐裏已經有一枝西藏線香燃起了，青煙一縷縷的綽繞着，游蕩在禪定室的空氣中。

慢慢地，東方映上五色的彩雲，在加速度中幻變出燦爛的光芒，最後，一個面盤大的血紅的火球，正和剛在的月亮站在直線的對角，宇宙，究竟是偉大的啊。

現在鐘聲又在響起了，接着的是一陣木魚聲，引磬聲，附和着楞嚴咒聲，靜寂的氣氛裏，特然傳上那幽閒的妙音，我整個的心情，是被那清淨的環境融化了。

人生，的確是很難得的，然而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中能使人變出異樣的狀態，由於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接觸，便生出六情(色聲香味觸法)的種種分別，人海的幻夢，就永遠狂流在迷戀的慾望裏掙扎。

回頭吧！回頭！
那五光十色的憧憬，
是迷夢的假鏡，
是暫時的泡影；
靜寂的幽鄉啊！
是人生歸宿的處境；
但願那一縷縷的青煙，
不停地，在我眼前綽繞，
鐺鐺的鐘聲，
不斷地，在我耳邊起響，
彌陀的佛音，
一句句，念得心口相應；
永遠地！永遠地！
同整個的宇宙永生。

二十五，十，二十五寫於上海
世界佛教居士林四樓臥室

矣。前遊白湖芝峯竹廬俱以不得見通一爲念。芝兄與慧論交十年矣，近幽居白湖，閉門讀書，爲況殊爲悠閑，偶應講經之約，講畢仍返白湖。白湖山水人物，俱足使人留戀，恨君未同行耳。芝峯法師頗有東渡之志，與慧相約今冬於金仙寺度歲，明春如有勝緣，即可成行。彼此各籌資斧及游學之資，則東渡後，行動當較自由矣。

近日英皇下詔遜位，鬧得滿天風雨，使愛德華敝屣王座，不顧一切非議，凜然獨行其志，而辛蒲生夫人之魔力可謂大矣。歐美有識人士，均以英皇此舉爲大丈夫事，足證東西民族觀感之不同也。

慧在滬小住，暫不他適，偶與一二可談之人聚首，便覺世界無復此樂矣，君近況何似，編著之暇無妨示其一二，以慰故人。海月迢遞，臨春翹企，匆此即頌

編安

弟慧雲合十

二五，十二十二。

通一法師：

我知道我罪過，同時我也知道你會這樣的想：「去年在香港講的怪好聽的，現在竟一年多連一封信都不來，眞是太不懂交情的懶傢伙，哼！豈有此理！」這，我不但不以爲嚴峻而且誠懇的接受，因爲我知道我罪過：不過，我也得向你發露懺悔，希望你別疑心我在辯護！

我們初到遙羅那種耀武揚威的神氣，可算得「風頭十足」，像這樣露臉的事，以前在其他地方談得很多姑置之，今從後半本開鑼，你大概不以爲滯與吧？

去年九月我們學的還文已有點小程績，總可以利用它來粉飾太平，算能夠透一口氣，能稍微講幾句話，於是拈起筆來寫好一封信準備寄給你，可巧，接到淡白居士寄來的「人海燈」知道你已請假北上了，所以中途作罷。

今天正逢國曆年又接到十二期「人海燈」知道你已事畢返港，「人海燈」也三歲了，并且又逢新年佳節，所以連夜寫這封信給你，一方面祝你新春如意，一方面祝人海燈長命百歲，一舉兩得僅化郵票十五分，我何樂而不爲呢。

但是上面說的「能夠透一口氣」請你別代我們歡喜，因爲，的的確確的只透了一口氣，其理由；不講明你也曾明白，但你不必代我們苦悶，因爲這是我們的罪過！

閒話越講越多，牢騷越發越大，還是緘默一點兒好，就此帶住，

祝你

新春如意

學人覺圓頂禮　二六，元旦日

通一法師慧鑒：

頃由雨臺法師轉來　大函，悉已返香港，喜甚。所言中佛教會事，實令人痛心！今後當集中人材之造就，奮勇到底。關於言論方面，務希隨時作深刻之評論。舫意應提倡以「僧爲主」建設中國佛教，此最合乎律儀。故主持全國僧尼生命財產，及聖教之中佛會，當然亦以僧爲主體也，今日吾人再不提倡此旨，令全國學僧知自己之責任，不數年全國百萬僧尼，必受所謂佛棍居士之賣弄也。（其實今日已爲賣弄矣）！但此說不妨碍居士之參加與學佛，絕非對居士生歧視心理，實因居士爲俗士白衣，人品不齊，倘令非眞發心之居士參加主持，則

危險殊深；僧尼前途不堪設想！況居士學佛，親近三寶，律有誡戒，何得賣弄僧尼耶？又出家者，依佛定律，依百丈清規，均可自立自尊，教授教誡，居士處護法地位，光明正大，護持三寶，何用越庖代俎耶？在此新中國新佛教建立之起始，吾人不可不深注意及之此若不爭，尚何可爭？據確訊，此次新章不能通過，任意推翻理監會議案，完全由於上海二三居士堅力主持，破格運動，吾人聞之，痛心疾首者數日！不但比丘僧爲主之七衆律儀，根本破壞，即全中國僧尼之生命財產亦操于彼等之手中，現況若此，將來何堪設想耶？吾全國百僧尼，竟全體甘心受此極少數不良僧人與賣弄佛法之居士玩弄，眞佛法將亡之象徵也歟！ 師意云何？至向學僧方面，宣傳，宜以「信」「學」「德」「行」四字爲根本，「勤」「儉」「公」「正」四字爲模式，能作到此八字，即中國學僧之典型也。少數之軌外行動，亦時代時勢之使然歟？然缺乏根本之道德的訓練，與根本的信仰修養——所謂重「學」輕「行」之所致也。吾人今後，應負相當責任，望法師作論，多提此意，庶有濟乎？此請撰安

法舫手啓十一月廿八日

通一和尚：

前日奉復一書，諒塵清鑒，頃接悲觀自杭惠書，藉悉老兄仍以我之行踪爲問，垂愛之深，感謝何已！弟屏居滬上，久不與諸師友通問，知心一二人，書簡往來仍甚頻繁，然非厚此薄彼也。想座下遠處南國，爲況定不寂寞，有奇聞可見告否？人海燈以君之努力，生氣蓬勃，至以爲喜！ 靄老聞因事返蘇，不知已重至香港未？ 惺公回厦十餘日，今日閩院學僧來滬言，正爲病所困，未得確信，頗以爲念。不知南普陀事能圓滿解決否？

我兄有何見教，乞隨時通信于此可也。弟年底擬不他適惡教當不至投向石頭城下耳。

香港頗思一遊，然尚無因緣，惟有俟之他日耳。君英語學得如何，有趣味否？乞加意致力，勿負大好環境也。

滬上已入嚴寒，每日氣候均在華氏四十度下，足凍手僵，未能覿縷，伏乞諒之。因慈航兄等赴港之便，託優曇法師袖交，即希見教。此候

福安

弟慧雲合十

二五，十二，廿二夜。

一月佛教

記者

淮安

本城湖心寺爲全縣首刹，前由慧之和尚請祥瑞法師組織佛學院，旋以竟見不合，祥瑞法師乃辭去，近數年來由楞定法師主持佛學院，成績頗佳，今冬慧之和尚以湖心既爲僧教育道場，應廣集人材以求擴充，因聘焦山佛學院教授曼陀法師玉泉法師與楞定法師同時授記，查三法師爲近代僧教育專家，辦理僧教育素極熱心，此次就任以後，於湖心佛學院當有一番新猷，記者實不禁爲淮北一帶僧青年慶也。

上海

上海市佛學會前以舊會址不敷應用，因遷往小南門三昧寺，最近該會徵求會員成績殊佳，此皆

由于各會員努力之所致也。該會除于佛教日報出一週刊後，刻又另出刊物一種，由該會主任燈霞法師編輯，第一期已經出版，燈霞法師早歲畢業閩南佛學院，文章品格，冠絕儕輩，嘗一度被推爲學生會長，本年閩院院長以師材堪大用，曾聘充閩南佛學院教務主任，終以上海佛學會張靜江等懇切挽留作罷，故上海佛學會前途發展，有賴于燈霞法師者殊多，又該會副理事長寬道法師（即三昧寺方丈）近出消閑日記一種定價五角，亦由該會代爲發行云。

廣州

廣州佛教正信會前由慈航法師法航法師所發起者，正擬請求政府備案期間，適西南政變，及法航法師患病而中止，頃慈航法師已由京滬一帶宏化完畢，應本省緇素之請南下弘法，聞已在河南覺苑宣講發菩提心論及因明論等，訂期三禮拜，廢歷年後，當再續講其他經論云。

厦門

南普陀寺方丈常懼和尚以住持任期以滿，頃特由滬返厦辭職，同時閩南佛學院教務主任寄塵法師亦以年來服務辛勞過度，亟思長期休養，亦聯同辭職，兩法師已于日前聯袂去滬，南普陀住持及閩南佛學院長聞已選出由會泉法師担任，閩南佛學院事則由守一法師担任，一切寺務，仍如常進行云。

梹城

梹城佛學院前請由國內南來之華智法師弘法，迄已半載，頃因華智法師以國內諸事待理已由梹城回國，聞華法師以上海法師務較多，擬暫駐錫上海圓通寺云云。

上海

上海愛多亞路聖仙寺度寰法師，爲常惺法師高足，自畢業安慶佛教學校後，曾執教鞭于閩南佛學院，近數年來法師鑒于僧伽生活問題非有特殊技能不能立足于社會，因入上海中醫學院肄業，已于去年畢業，今春正式開診所于聖仙寺，法師以佛教徒行醫，故取診金極微，開開診一年以來，已活人無算，法師近正計劃擴充分診所于各重要區域云云。

慈谿

芝峯法師自無錫及芳江渡等處講經歸白湖後，刻正計劃讀書三年，謝絕一切應酬，白湖金仙寺風景絕佳，其主人亦幻法師與法師爲生死同參，發心供養法師自修期內一切費用云。

香港

香港佛教，在冬間有數事可記述者，即香海蓮社請寶靜法師講地藏經，菩提場請喝輪法師講往生論，佛學會請榮增喇嘛舉行灌頂，東蓮覺苑請黃本聖女居士教授救傷法，刻已畢業云云。

海潮音月刊第十七卷十二期要目

我們對于日本佛教態度……法舫
讀遲遲錫蘭兩留學團報告書……法舫
菩薩……太虛講
空爲諸佛至妙之法寶……張純一
大唐西域記之譯與撰……賀昌羣
禪宗南派五家開祖言行述略……張聖慧
人類之復興或沒落……照空
人生的解釋……萬泉譯
讀敦煌石室訪書記及斯坦因千佛洞取經始末記後……伊陀
歐洲人士研究佛學之一斑……林黎光
國際佛教的活躍……法周譯
中國禪宗歷史之演變（二續）……東初
三階教之研究（續十七）……墨禪譯
學僧與住持佛教……仁性
怎樣纔配稱做現代學僧……佩洛
錫蘭留學團報告書……岫廬等

定價：全年連郵二元三角
地址：武昌千家街海潮音社

人海燈

第四卷 第一期

民國廿六年二月一日出版

THE YAN HOI DANG
(Issued Monthly)
TUNG LEEN KOK YUEN
Shan Kwong Road,
HONG KONG

主辦者 東蓮覺苑

編輯 發行 人海燈社 香港山光道東蓮覺苑內 自動電話三零八零八號

印刷 林發印務公司 香港德忌笠街三十八號 自動電話二零七一七號

本刊定價表

零售每期一角	郵費五分		
預定	時期	冊數	定價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二角
	半年	六冊	六角
每月一冊	定費先惠		

本刊徵稿新例

一本刊取材凡佛學論文，專著，譯述，批評，人生問題研究，佛教史蹟，風景照片，木刻，漫畫，文藝創作，（包括小說，詩歌，小品，隨筆等）地方佛教通訊，均所歡迎。

一來稿務須繕寫清楚，並自加標點，能依本刊行式寫者尤佳。

一來稿請注明通信住址及姓字，以便通訊，但發表時得用筆名。

一投寄之稿，不合用者，月內寄還，未寄還者，即當採用，毋須函詢。

一對于來稿，本刊編者有改刪之權，如不願者，請于寄稿時聲明之。

一來稿一經刊載，除酌本期二份外，另外贈閱四期，每月投稿一次以上者，本社得酌量情形聘爲特約撰述。

一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一來稿請寄香港跑馬地山光道東蓮覺苑內人海燈編輯部，加以掛號，尤爲妥當。

本刊廣告刊例

一，本刊廣告費，每期每方寸一圓；長期刊登在三個月以上者，優待七折；登全年者，優待對折

一，惠登廣告者，費須先付。長期刊登訂有定單者每月月底收費。

一，每期廣告刊出後，贈送樣本兩份，以便核對。

一，廣告地位每期以四方寸起登。

一，廣告如須繪圖製版，其費另議。

常州天寧寺全體僧衆啓事

竊敝寺不幸，橫遭向無關係之南京市政府會計主任徐文澄之連累，致蒙南京憲兵司令部，南京市政府，武進縣政府，武進縣公安局，武進縣保安隊五機關之檢查，結果傳去監院欽峯一名，知客學淵一名，羈押于南京警備司令部候訊，諸山長老護法居士，奔走營救，兩月于茲矣，誼屬龍天，不敢言謝，幸以長官賢明，鑒其無辜被累，業將僧人兩名，取保開釋，方事之起也，眞相尚未大白，而南京一二報社，竟大登甚密室藏嬌之新聞，其餘各卑大小報紙間，亦因事出離奇，轉相登載，更有特別加以裝點者，大致均謂寺內築有地窖，窖下建有密室，室內藏有婦女，且謂當場要得三人，似可指爲鐵證矣，其實八月十五日，蒞寺檢查者，計有南京憲兵司令部第二團羅團長友勝，南京市政府王專員啓良，武進縣政府侯縣長厚宗，武進縣公安局許局長寶光，第一分局司局長道平，武進縣保安隊陳隊長搏九，率領軍警二三百人，徹夜在寺外包圍巡邏，尤有便衣偵探數十人，在寺內嚴重監視，其兩日檢查細密，更屬無微不至，果有此項不法營造，何難立時破露，而破露之後，又豈能不予以嚴厲緊急之處分，而任其逍遙法外乎？若夫婦女之有無更爲本案之重要關鍵，緣敝寺法堂右客廳內住有武進縣大有鄉前鄉長丁沈貴君，寓居在內辦理土地登記之公務：其眷屬偶亦往來，當敝寺正被檢查之時，適丁君之第二子婦，偕一女友來寺省視，爲軍警截留包圍在內，外間傳聞誤會之因，或即在此，然訊問明了之後，即已無事矣，丁君世居武進西鄉大有鄉大管村其長子炳如君現服務體育界，人証具在，豈容厚誣，而另一報紙，則竟謂搜出婦女，與常州幾家望族有關，旋經當地人士保去云云，抑知常州爲江蘇名郡，搢紳閥閱，冠冕東南，使敝寺果有此種曖昧嫌疑，何能再行立足于該處青天白日之下，且人類未離世間，靡不攝受眷屬，誰無母妻姊妹子女，而忍汙衊至此乎，在造謠者窮其伎倆適以自狀其毫無公德，缺乏常識而已，至報紙有聞必錄，或未詳考其消息之所由來，而投稿者嚮壁虛造，是否別有其他用意，誠屬不得而知，亦非方外人所欲根究，此皆敝寺僧衆等，平日修持，精虔未至，信不足以服衆，誠不足以感人，亦惟深自剋責，痛自懺悔，尚何曉曉辯論之是爲，但以數百年清淨門庭，數百人參學所在，若竟緘口杜舌，近於默認，則又何以上對佛祖，下對檀施，是關於私人之名譽，一寺之利害，事誠微末而不足道，然一念及列祖道場，衆生慧命，佛教全體之影響，此誠僧衆等椎心泣血摩頂放踵，而不敢自逸自餒者，用敢據實披露，俾諸山長老護法居士釋然渙然于其過去事實之眞相，而有以朔望督責於其將來，三寶之靈，實式憑之，非僅敝寺僧衆等之私幸矣，其武進縣公安局呈報縣政府之公文，亦敬謹附錄於左，藉供印証，統希昭鑒焉。

（注）（意）

香港豆精公司新張啓事

本公司以最新科學方法，製煉豆精，以供應社會人士冬令補品之需要，按豆精以黃豆爲原質，其中所含維他命滋補成分實較普通牛乳爲多，至清潔衞生其餘事焉！

本公司初抵伊始，特仿牛乳公司辦法，每日清晨以樽裝置按戶派送，茲爲紀念新張起見，每月只收港洋一元，零售每樽三仙，如蒙賜顧，即請通知爲盼！

▲特點▼

提倡素食　衞生補品

經濟簡便　却病延年

香港豆精公司謹啓

香港灣仔太原街二號